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四 十 二 編

言 情 小 說

西 利 亞 郡 主 別 傳

卷 上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是書非名家手筆然情迹離奇已極欲擒故縱將成復敗幾於無可措手則又更變一局亦足見文心矣暑中無可排悶魏生時來口譯日五六千言不數日成書然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卽有訛錯均出不知尙祈 諸君子匡正爲幸

畏廬記

西利亞郡主別傳卷上

英國馬支孟德著

閩縣林紆

同譯

仁和魏易

第一章

司丹列米里迭司曰。天下男女。果有至情者。雖重肩累鑛。皆不能關鎖之也。故余及西里亞。竟在摩阿貝海灘之上。觀海潮之澎湃。觸於海岸。作異聲動人。而四月陽光射金於濤頭之上。生人眼。纈余及西里亞兩心。雖無隔閼。而隔閼之事。又出人意外。今日歷萬難。而謀談心於此。較之長年共處。其味爲甘。是以隔閼之力。生余滋味不鮮矣。西里亞以目視余曰。司丹列。今日余歸。必有不特意事。彼密昔司考林烏德。必爲獍惡之容。以嚮我。必且以書告之。亨利寶星。惟我何懼之有。言已。搖其首不已。余曰。汝旣無懼。我又焉得懼。果汝歸而考林烏德作爾許獍態。汝勿視之可爾。讀吾書者。須知亨利寶星。吾季父也。爲西里亞顧託之人。故吾二人見。

長者頗形慄懾。惟口中固強。而顏色中不期已軒豁呈露。猶勉爲倔強之言曰。吾二十五歲。汝亦二十。在禮婚姻之事。可以自由。果季父不欲。亦僅能聽之而已。西里亞曰。以理卜之。寶星固無如爾何。惟恐遷我於異地者。爾我之情。睽矣。余曰。同在人境。亦無不到。卽今所處之摩阿貝地。至冷僻。如落空門。西里亞曰。果近女冠茅庵中。則汝亦無由相聚矣。余曰。否否。卽踰牆毀屋。吾亦不惜性命爲之。必得汝爲止。誠告汝。以我爲人。果欲必得一物。必成一事。雖百折。亦不卽回。西里亞笑曰。汝乃敢以我爲物耶。余知其作嬌憨語。則抱而親之。以口曰。所親吻處。卽吾物。且尙有物。因授以金剛石之戒指曰。趣出左手。吾爲加之。女驚曰。司丹列。茲事吾殊怖。不敢卽允。余曰。何也。不敢二字。汝竟出諸口耶。以汝直氣正辭。何事退怯。趣出爾手。加此戒指。西里亞縮其手作嬌情語曰。我不允汝。又如何者。余曰。否。仍出爾手。否則我將句女背。手言曰。汝將如何。余曰。不出手者。我卽謂汝今日不欲見我。女無言。出其手。余以戒指加其第四指上。加時。祝曰。汝受此戒指。方欲更言。女縮

手曰。司丹列勿絮絮苦人。余仍祝曰。加此戒指。終身無脫落之事。苟非句語至此。女又止余。以手自掩其目。言曰。司丹列今日太苦我。紅潮滿其頰。而胸際起伏。氣咻咻然。余曰。此事直表我之情。淺淺之戒指。卽爲後來夫婦和諧之券。語至此。女下其兩手。納余兩脅之間。言曰。匪特惜此戒指。且終身保之。余卽捧其玉手。親之曰。西里亞。汝身永屬我矣。女曰。可。永永不舍君也。亦自親其戒指。以手仍納余脅。復以首枕余懷。同觀海鷗之飛鳴於波上。少須。微笑曰。耳根終不淨。然終須以理勝之。決不敗衄。余曰。我助爾同行。決不令爾一人見窘於老嫗。西里亞曰。汝有何術見助。實則我卽爲汝受謗。亦良甘之。究何懼者。且無論所遇如何。聊託此戒指爲銷憂之具。語次。時時目戒指不已。厥狀若甚貴此戒指。余曰。彼若不聽汝加此戒指者。又若何。女大怒曰。司丹列。汝何言。是物乃令人抵觸之耶。余曰。我意決不聽人觸此戒指。西里亞曰。我正欲得其觸我戒指之人。我方將以戒指爲甲盾。用以抵之。余曰。我意匪惟甲盾。且用爲鑰匙。女曰。鑰匙何用。噫。知之矣。吾團圞之。

境界防其嚴扃深閉。故以匙開之。余曰：我意尙有扉，亦以此開之。卽開爾，今日囚拘之囹圄。西里亞曰：我得此物，世上安有囹圄。余聞言，慰極。知女之見，既深矣。如是者，可半晌。彼此均無言。余曰：西里亞，我將行抵風浪矣。卽有不若之事，亦早以備禦。爲是女曰：胡急急爲。少須於此，亦爲佳境。余曰：否。吾季父非易言者，與之抗辨。須夙爲之備。女曰：汝將如何。余曰：第一事，汝先歸，與考林烏德言。女瑟縮似懼。言曰：我殊不敢竟歸。惟志已決。卽有所言，必不之諾。余曰：同歸可乎。女曰：汝乃甘同我鬪。此老龍耶。余曰：然。當面告以吾二人已定情矣。尤當告彼。余後來爲龔爵之人。幸勿偪迫爵夫人，至於極地。女笑曰：以我觀之，汝不同行爲。是行將使彼莫堪。余曰：汝歸時，彼老龍問此戒指胡來。汝將何辭以對。女曰：我誠告以爲汝所賜。余曰：汝言不如吾言之徑直。我觀此人，尙易驅遣。惟吾季父，胡以必問我二人之好。因取表視曰：我輩歸矣。於是二人同起。緩步行過村莊。卽西里亞所居地。余曰：我與考林烏德言已。卽往面吾季父矣。女曰：汝見季父，我亦同行爲佳。余曰：對此

老人。汝幸勿前。老人冷面向人。非考林烏德之比。女笑曰。純爲吾事。乃生奇鬪。其禍均發。諸我。余曰。惟其先難後獲。乃有餘甘。此間且增我一重佳話。女曰。吾亦願趣完此好事。亨利寶星待我厚。我終身固依賴其人。惟剛狠難犯。亦難語以情愫。余曰。老人如善居積之人。雖一絲半杪。無肯讓人。女曰。汝曾否料及此翁極力梗余事。果爾者。亦正難圖。積忿既深。能否令爾處於惡地。余曰。季父終不能以爵位采邑。靳不我與。卽怒極。亦但格其私產。不我與。我亦無惜。且縱不情。亦萬不問我情愫。語次。已至家。遵小道入門。女微語曰。老龍方掀簾窺我。余曰。果無旁人者。卽於此間親吻。以激之。旣至門。余出名紙付侍兒。言將謁見密昔司考林烏德。乃與西里亞至客座候彼。而西里亞甚中懾。不敢咳。少須。聞長裙聲。余知大仇至矣。故引西里亞手指揮窗外。令女。靦笑。女方笑。而嫗已入人極。長瘦。霜容。被其臉際。見狀。已怒。執余名紙。與余鞠躬。余曰。密昔司考林烏德無恙。語次甚親。將與引手。嫗作嚴冷之狀。出兩指授余。余僞爲不審。則佯笑。把之爲禮。言曰。今日適有事與姥。

言爲時暫也。嫗微點其首，將就坐，忽見西里亞，手上有戒指，卽曰：西里亞，汝指上何物者？余曰：姥見之矣。大抵姥亦願成此良緣乎？西里亞曰：汝握戒指，請姥觀之。此戒指是我所贈，用以定情。嫗大怒曰：西里亞，趣下此戒指，汝惡敢逞其私約於吾前。余思今日吾幸自來，不爾女不能勝此暴也。卽進曰：此事不敢承諾。我愛西里亞，西里亞愛我，亦人情之常。姥少年亦嫁夫者，胡能以威力迫戒指？今旣定情，宜有信物，理當祝女郎永戴之。嫗曰：不然，吾立將以書告寶星。言爾竊至是間，背我爲幽會，此事大傷廉恥，污及名譽。余曰：馬丹恕我，汝以汙穢之言加我品行，及於西里亞之身，汝亦知寶星逝後，男爵卽予承襲否？我論娶固自有權，卽西里亞終身託人，亦自有權力。汝何與者？嫗曰：汝爲此事，寶星決不汝許。至我所言事，我仍出之自然，決不更改。余止之曰：汝言寶星不我許，究有何術止我？且勿勞翰墨。我自往面吾季父，果季父有非分之干與我，決不之承。卽使西里亞以書告我，敢專制無等者，我立取西里亞居我姑氏及余妹氏家。嫗見狀，知余怒亦不余答。

女此時忽生妙悟。則長跽於嫗前曰。姥愛我。我於此時。中心滋適。姥忍使我不歡。耶。嫗怒極。亦不之顧。言曰。我何與爾事。爾今背我矣。我決以書告寶星。謂爾不應背我。而出與人野適。且爾二人咸知寶星。囑我不令爾二人相見。余曰。事定矣。決不更易。至背理與否。汝可勿與。且亦莫能沮我。今日示汝後。卽往面吾季父。嫗仍不答。但曰。吾必以書與寶星。余曰。聽汝所爲。惟旣奉告。敢無禮於吾西里亞。當卽遷居。更圖相見。我行矣。西里亞。汝少送我。語後引女行。嫗欲起沮。已無及矣。

第二章

余之定婚於西里亞。必欲告之季父。然車赴倫敦時。道途愈近。而氣愈懾。質言之。余與季父意見。初非水乳。吾父逝後。所依者卽爲季父一人而已。惟視我孤兒。及我女兄弟。咸落落無復親愛。嚴厲吾不敢怨。間亦有不本於公者。殊不足以服吾。迨吾年稍長。頗知季父之蓄私心。不必有骨肉之愛。且平日行蹤。至詭祕。出或數月。莫審所適。其知者。惟其心腹之僕司吉瓦子。德人也。或能知之。其人尤擻豎小。

人見人足恭無已。而眉目間恆露狡逞之狀。余十八歲時及余兩女兄弟赴季父。此僕間出褻語。余曾立批其頰。以是之故。積憾於心。苟得間隙。必圖仇復。而余之與季父每於相見時。恆多訟鬪。而此來尤烈。然西里亞生平胡以必須余季父爲之保護。則余與西里亞咸不自知。惟季父於西里亞受學時。頗加以誘掖。余亦曾問西里亞身所自來。季父卽立斥余勿言。一日余私謁西里亞。爲季父所知。則大怒。叱咤止余勿爾。自是以來。卽令考林烏德挾女避地歐羅巴大陸。斬不吾見。旣歸。則寘之村莊中。幽閔不可覓。非吾妹氏告余。余又安從得之。時余至倫敦。爲時已暮。立以車及老人家乘此毒嫗讒書。未至之前。自陳。司吉瓦子開門見余。余曰。我將謁老人。司吉瓦子僞恭言曰。防不在寓。請先赴客座俟之。吾入面後。更報公子。余知此僕入告。必加峻辭。卽曰。勿勞綱紀。我自入視。司吉瓦子曰。公子猝入吾職司已廢。余曰。汝先行。吾躡入。但爲我通謁足矣。然吾身高於此僕。僕款扉時。余已矚得老人在室。方吸煙。手中展書稿。司吉瓦子告余名時。季父曰。汝告彼。吾不

之見。然季父實已見余。余不待其詞之畢。卽跨入言曰。我來矣。蓋有要言奉稟。老人引手與季父爲禮。季父曰。卽有事以書來可也。我好靜惡擾。汝不知耶。矧余適有要事。方有所思。語後仍以目視案上稿。初不盼余。余公然踞榻坐。言曰。季父果有事。吾可坐候於此。遂亦出煙自吸。恭候可半句鐘。彼此無言。季父披閱書札。旁若無人。余心自念。老人以迂緩之狀驕余。余念無論半點。卽一禮拜者。亦無所甚恤。此時但微笑而坐。已事畢。以繩縛書札。納之笥中。藏其匙。將起行。余適坐門次。立而蔽其門。老人怒曰。小乞丐太惱公。汝究何陳乞於我。余曰。季父公事已畢。請納菲言。卽延緩小時。吾亦非憾。老人乾笑強坐。亦噏煙於口。言曰。汝得毋需錢乎。余曰。否。孺子之所言。大別於此。老人曰。然則何事。余曰。適孺子來自摩阿貝。去時本欲面西里亞乞其嫁。我今旣與定情。且贈之以戒指矣。余以爲語時。老人必大怒。顧乃不然。則微點其頭。視余如可憐蟲。輕鄙無極。余無言。老人曰。此下尙何語。余曰。無他事。但以情告季父而已。老人曰。外此無言矣。余曰。無之。季父曰。容再相

見余愕然不測其意。則又言曰：季父果以此事爲如何者？老人曰：汝欲取向背於我耶？余曰：然願長者勿梗吾事。老人曰：汝言勿梗耶？噫！天下愚人行事，往往鹵莽如是。汝旣愚而自用，何復問我？余曰：此亦大事，吾及西里亞終以得請於長上爲當。不欲苟自成婚。老人沈吟曰：汝以何時成禮？意態益索漠。余對曰：未之前定。老人曰：此可。汝二人定情良佳。汝旣高碩，西里亞亦綽約，可云佳偶。語時均含譏諷。非復誠慤。少須又曰：汝旣有此議，胡不事前見告？余曰：所以不告長者，防觸長者之怒。吾事因而罷。老人曰：天下愚人，往往如是。旣自用矣，復不告人，一似告人卽成中梗。總言之，累人又復累己，無如此事之爲劣矣。余此時幾甘受老人斥責，而不願爲是見譏者。因曰：今日長者見待之狀，爲喜爲怒？孺子咸莫能推測。卽使深談，亦復無味，不如行也。遂起欲出。老人曰：緩之。汝旣以無知害西里亞矣，卽汝自害，吾亦無惜。惟不能聽汝之害此女。汝坐。汝定婚之事，可卽以是爲止。更吸爾煙，以定神經。余曰：孺子乃不審，胡以能害此女？老人不答。余復然火吸煙，則芒刺

滿於吾背。老人視火不言。余曰：季父此究何謂？請見告。余問時，老人似出夢，卽曰：吾平日格汝不見西里亞。爾能解吾意否？曾疑西里亞爲何人否？汝得毋謂天下事縱我所爲，不省人間之有奇禍？余曰：以我觀之，別無他故，但老人不之欲耳。老人復乾笑曰：此語足見爾言之專爲己也。順己爲愛，逆己爲憎。實告汝，汝苟能閱歷，須知天下事舍愛憎之外，尙他事伏於不測。汝當知之。余曰：其中關鍵安在？不發明之，吾亦無由深知。老人曰：實告汝，汝將來卽可襲爵，然終不足爲西里亞之夫。余曰：不足之理，又惡在？自問不爲惡，而女郎愛我，我愛女郎，茲常事耳。老人張手言曰：彼二鵠雌雄相愛，作穀穀聲，而世界聽之，毀敝不關渠矣。語次，引身就余曰：汝知西里亞爲誰？余曰：吾不之知。以目中觀之，西里亞者卽西里亞也。老人曰：汝殆謂世界中爲大同平等之世界，惟今日之世界非復爲大同平等者？汝不觀吾生平清矯，無兒女之情，胡能耗其精力，揮其錢財，留意於女郎之教育？余曰：季父之寡情，亦但施吾兄弟而已。或者季父心念彼前人遺此一塊肉，貽累季父，故

破格加之。以恩忽見老人首肯。言曰。汝言近矣。此女特吾身後之影。余愕然。老人即曰。彼非我子。果我子者。汝足娶其人。余曰。彼果何人。老人以目視火弗言。久乃曰。此事我及侍者之外。無第三人知者。今不妨告汝。西里亞之不能耦汝者。以彼爲薩克司立伯大公國之郡主。以勢言之。本宜擁立。以尙有人在。旣愚且病。俟彼物故。大位卽歸西里亞。汝今當知其中之故。苟娶其人。甯非污蠱。余聞言大震。老人曰。果爾論娶。彼兄死而嗣賢位。則國人必以爲非偶。將斥爾而別偶王族。則汝將中悔其事否。匪但此也。汝會知吾爲此事。垂老頭顱。命幾岌岌。屬有天幸。得全軀而歸。且託爾祖之靈。遺此爵秩。不必託武弁以餬口。故幸免於死。惟隱祕之事。尙無人知。果使消息外泄。禍且立瀕。語至此。引目視余。余噤不能答。老人曰。汝不信乎。因去其外衣示余。則中裏鋼甲一片。言曰。吾防刺客着此。可二十年矣。且吾不許爾見。西里亞正防爾爲人暗殺。汝身不自擇。必欲罹禍。又何爲者。汝明日侵晨當更來。吾尙有言。汝果欲得其人者。恣爾所擇。余不能更語。但作微呻曰。請季

父晚安。此時神志昏惰。如爲奇光所射。目翳神索。如夢如癡。就寢亦不寐。夜午始一交睫。遲明卽有叩關之人。余立醒。則天甫辨色。余啟關。見余僕威而森。及司吉瓦子同至。言曰。密司忒司丹列趣行。今晨寶星懨懨欲死矣。

第三章

余披衣立馳。數分鐘間。已以車赴余季父之難。車中問司吉瓦子曰。老人得毋急病發耶。司吉瓦子曰。吾莫之知。吾睡於複壁之外。例在夜午必省主人。入時見主人未睡。伏於案上。呼曰。司吉瓦子。吾已矣。汝招吾姪來。此趣行。趣行。吾以人取醫生。獨身來。延公子。余曰。究爲何事。曰。不知也。余曰。汝能以意圖度之否。曰。殊不知。吾遂無言。後此思之。老人之死。乃大可疑。醫生亦無所言。但言心病。以前此曾心痛。此死殆舊患作耳。及老人晤余所述。則與醫生之言大左。語余之言。爲眞爲僞。余亦莫知其爲嚙耶。或明知其死。特爲危悚之詞。以止余。亦復難料。及余一一檢其遺稿。則又似老人所言爲可信。雖死時語至奇幻。以狀察之。必爲人所謀。非

正命也。以其中有情迹可疑之事。則吾父家新收一僕。今晨乃隱不見。自其屋中遺一巨鉗。爲力最鉅。此爲後事。書中當細表之。此時已及季父之家。醫生適診脈已。季父俟余久。立招手至其榻下。四嚮視曰。衆且外出。衆旣退。老人曰。吾今死矣。馬司登醫生乃指我爲心疾。余亦但願人人道我爲心疾。惟告汝則當無諱。語次已罷。則繼續無序。余曰。季父少蘇。勿勿遽至此。老人不悅。則嘖嘖不知所言。似甚有所恨。告余曰。刺客至矣。正假寐間。忽驚醒。則有二人入我屋中。先告我以來意。始出其鎗。尋復變計。以藥灌余口。思之必毒藥矣。余今不復能言。汝當以術得之。余始不之信。則僞言曰。必當爲季父偵此二人。今惟靜攝勿擾。余私念吾季父必有所觸而癩。故語言謬戾至此。季父似知而怒。則矯而大呼曰。司丹列。愚哉。吾言確也。語後力盡。仰臥而顏色頓變。余仍侍榻下。防醫生更來。則鞠躬言曰。季父尙何言。季父曰。汝宜留意西里亞刺客之來。正爲是人。至西里亞之憑據及財產。均在銀行。我死。汝爲之保護。必覓得克龍亨。下尙有言。願已立暈。余呼醫入。然心中

滋念此人。雖平日見忤。而骨肉至情。至是乃大動。心中則滋願其善終。勿生而爲瘋人。而見譏於世。顧此暈遂不之醒。可一點鐘間。老人已逝。惟中刺客事。心中初不謂然。迨死後。問司吉瓦子曰。汝夜中至主人屋中。曾髣髴見人乎。或未見者。曾否略見其迹兆。司吉瓦子大駭曰。未也。我及主人所居室。乃不扃鑰。可以相通。惟外門則嚴鑰。又何人能入。余曰。汝在複室聞異聲否。司吉瓦子又曰。未也。余曰。汝朝主人時。主人何言。又曰。未也。吾亦懷疑。至門次觀之。嚴鑰如故。是安有人入此。余曰。汝爲主人心腹。亦知主人生平與人曾有冤對否。司吉瓦子曰。主人逝矣。無從請命。不審主人能否允我徑出諸口。余曰。主人曾語我薩克司公國事有乎。汝試思主人之死。果中刺客者。是否關屬此事。司吉瓦子曰。然。主人生時。時防刺客。主僕均戒備。無復懈怠。余曰。何事見謀。曰。主人生時。不聽吾言。余知此僕必不吾告。又思能否徑告以季父臨終之言。既而又思卽告之亦無當。此奴之意與醫生正同。決以爲心病。余苟言之。適以滋人笑姍而疑議死者。且又安知非死者之亂。

命詳視此門鑰匙。尙留竅竇。外人必不能入。既而人散。余就門次細審。頗知大盜之啟人扉。必以巨鉗鑷取鑰匙之頂。堅轉之。令門自啓。卽赴門外。視鑰匙之端。果有受鑷之迹。微微陷入。可辨。余於是始疑。而司吉瓦子却告余。今日有逃奴。始立赴其臥室。檢取卽得巨鉗一具。因更鑰其扉。加其匙於竇。亦自門外以鉗鑷此匙末。試之立效。更觀其竇。則預以油沁其內。余始大悟。刺客之出入。均用是法。能使人勿疑。亦知非偶然之事。惟世界之事。正不必無此偶然者。余乃往招巡捕。謂有一女僕竊物而逃。則別囑包探偵之。顧乃不可尋覓。此女一行。聲塵渺然。無可迹詰。然究吾季父之死。近於謀殺與否。亦不可得實。特於我却增閱歷。其初以爲天下安有難事。及視老人之衷甲臨死之遺言。鑰竇之沁油。加鑷方知天下固有奇變。不可臆度者。季父身後之事。乃棼如亂絲。既無遺囑。卽一切應了之事。皆漫無規檢。余一一付之律師。惟西里亞事。則余之進退。蓋萬難矣。第一節余先至銀行。取其憑據披覽一周。覺西里亞實爲薩克司利伯公國之郡主。季父所言至確。合

諸證據百無遁隱。尤有二十餘片小影。自小至長皆備。成爲後來歸國之鐵證。中間有公爵夫人馬利亞與季父書。蓋自少託之老人。而季父尙有親筆之書。讀之知西里亞之寄託余家。其中尙有絕大公案。則余始疑季父之隔遠人情。及有詭給。檢滑之事。皆臆度也。父當公朝蕪梗之時。奸佞外訐。宮中搆怨。而父衍衍中立。無所迴忤。忠概凜然。蓋君子也。尤能以忠懇之力。保護中宮。勿爲飛語所中。迨事無可爲。則弗惜性命。與羣小抵抗。而中宮得不瀕於險者。吾季父之力也。此中屯誠之事。原不屬我。惟余與西里亞至有關屬。則不能不敘致其事。以告諸讀吾書者。公爵夫人曰馬利亞。當十八歲。已屬心於一人。後此父母以嚴切之命。令嫁大。公康司丹司。大公年長於夫人三十。性復谿刻。暴君也。夫人以繁盛之年。事此老醜。乃日見其忤。然大公心愛其美。日加防衛。凡夫人目有所屬。而其人卽無倖。且閉夫人於幽宮中。不令與朝紳接見。左右承應之人。均教士及老嫗而已。夫人處宮。幾類犴獄。萬不能堪。遂託嗎啡以自遣。已而成癮。及生世子。醫生欲脫其癮。俾

易空氣已而癡斷。然無可寄託以洩其不平之氣。於是盡墮禮防。遂構外遇。此時吾季父乃以嚴正之詞諫止之。時季父方見重於大公。大公遂命季父匡正夫人。顧夫人已蕩。累匡乃弗納。乃於未嫁時屬心之一人。時相過從。且欲拔處於朝紳之列。吾季父極力梗其事。防禮防更潰者。宮中禍且不測。及西里亞生而大公中讒。轉疑吾季父有苟苟之事。此兒卽爲所生。卽欲以人刺殺吾父。實則夫人之生。西里亞實陰。偶外人顧欲全外人之生。則汚巖季父。於是大公愈疑。而季父欲逃。夫人知老人忠。梗密託以西里亞。並饋多金爲此女。後來教養之費。欲行未行間。而此外人與仇家決鬪而死。凶耗一傳。夫人狂易立發。病中恆言彼必未死。而狂言無次。竟指吾季父爲外人。而吾季父名亨利。外人亦名亨利。夫人時稱亨利而大公遂確信其人屬吾季父矣。先囚夫人。季父遂立攜西里亞逃歸。自問無罪。而冤乃莫白。匪特公及朝紳皆恨季父。卽夫人家亦不善季父所爲。遣客四出。以甘心於季父爲快。二處之恨至今無減。故季父日記中時時紀狹路遇仇。歷歷皆注。

年。月。吾。讀。日。記。知。季。父。之。遇。客。不。爲。無。因。矣。或。且。臨。死。昏。憤。口。不。擇。言。吾。亦。未。敢。遽。以。爲。是。以。上。所。言。皆。不。屬。題。中。之。事。惟。余。與。西。里。亞。後。來。之。局。何。者。始。獲。兩。全。則。不。敢。知。矣。

第四章

自。吾。季。父。之。亡。余。之。所。以。處。西。里。亞。較。前。乃。大。異。方。季。父。生。時。禁。余。勿。往。余。則。力。矯。其。命。窺。探。偵。伺。匪。所。不。爲。必。欲。得。西。里。亞。爲。快。今。茲。始。大。悔。謂。老。父。在。時。胡。以。力。違。庭。訓。乃。自。咎。無。復。已。時。當。時。尙。謂。吾。二。人。情。好。梗。者。但。有。老。人。孰。意。老。人。逝。後。其。足。爲。吾。梗。者。較。前。之。力。乃。逾。百。倍。覺。此。時。一。身。竟。爲。重。任。所。壓。手。足。均。已。關。械。且。思。吾。父。以。西。里。亞。之。故。躬。被。不。白。之。冤。且。防。不。測。之。禍。至。於。晚。年。焦。悚。異。常。竟。中。刺。客。以。死。而。余。乃。敢。爲。意。外。之。求。則。觸。險。蹈。刑。乃。不。更。甚。於。吾。父。耶。思。極。知。此。生。與。西。里。亞。之。姻。緣。自。是。絕。矣。而。情。款。又。不。能。堪。思。欲。燬。其。憑。據。用。以。滅。迹。則。西。里。亞。不。成。爲。常。人。耶。然。司。吉。瓦。子。知。西。里。亞。生。身。所。在。一。旦。力。發。吾。覆。又。將。

如何。迨老人既葬之數日。卽呼司吉瓦子問之曰。吾季父未有遺囑。歷翻其信札筆記。初未言後此如何。部署其家人。今汝能否事我。或另託高門。司吉瓦子曰。寶星司丹列。吾乃無計。自主人逝後。神志灰冷。主人平日賞賜至厚。今卽自立門戶。亦足存活。惟主人未竟之志。吾亦極力思竟。無敢負也。此語一發。余已徹上徹下。知此奴意。必不願余娶西里亞也。余僞不省曰。汝究何指。司吉瓦子曰。先主人無他願望。但願以十餘載沈寃。令朝廷白之。其次則欲使密斯西里亞身世見白於大公。復列東宮儲貳。但以世子羸弱言之。擁立之事。正復難定。凡此均先主人之志。苟有人與之抗忤。則決爲先主人所不許。余聞言。知司吉瓦子之意。悉余屬意於西里亞。故述先季父之志力。遏我躬。因漫應之曰。汝意我已知之。殆欲郡主親其父。依其母。家人復團聚耳。司吉瓦子鞠躬曰。然。果主人能繼述此志。則奴子願如老主人在日之忠事。主人否則。句遂立而不言。余曰。如何。司吉瓦子曰。否則請主人除我奴籍。余固知司吉瓦子之狡。而余亦以狡報之曰。汝爲自由人。聽爾所

爲可爾。司吉瓦子不答。則立而視余。欲探余意。而又無敢久視。將出。復立而待余。言。余曰。汝尙何言。司吉瓦子曰。奴子之去留。請主人更爲一決。余曰。汝爲自由人。聽爾自決。亦無他語。汝果行者。吾將於季父遺產中。剖五百鎊。賜爾。用爲酬庸。司吉瓦子鞠躬曰。此爲寶星。恩意惟奴子尙有所問。主人能否繼續先主之志。余曰。此胡可預言。惟五百鎊之產。決不自反其汗。司吉瓦子曰。言及繼志。述事。雖萬金弗屑改也。余怒曰。我詎以錢賂汝者。今限爾以兩日。去留爾自決之。趣以報言。司吉瓦子曰。奴子焉敢。蠱主人。但言奴子之志。未嘗一日改也。且奴子身無所累。惟此事爲生平必竟之志。事果主人能繼先志。奴子必願留以贊助主人。余亦漫應之曰。此亦至言。惟汝須打疊。更二日。卽來謁我。奴去後。余知此事益難。如此奴意旨。則必歸西里亞於公朝。則余二人之情愛甯復可續。今但有一着。當以實情語西里亞。後乃更商善後之事。余已告喪於西里亞。言少蘇。吾困者。卽來面爾。決以明日行。遂先以書與女言。明日決有奇事。奉白。正作書間。侍者以名紙入。上書威。

馬大佐請面。顧余不識其人。入時。余上下其眼光。注射客身。大佐卽引手曰。足下爲司丹列米里迭司寶星耶。顧大佐之來。狀至荒儉。卽漫應之曰。然。大佐曰。吾友霍司曼少佐。以書與足下。介紹我。此少佐非足下姊倩耶。遂出書授余。余姊愛立。司於三年前嫁此公國中少佐。少佐之爲人。余至嗤鄙。遂不能以其書而禮重來。客固禮不敢忘。卽爲禮曰。旣爲吾親串之友。兼可爲力。無不承諾。大佐致謝言曰。身至倫敦。實爲包爾根男爵夫人在。是與身有連故。造探之果。足下得聞。卽可以身爲介紹。見爵夫人。余曰。季父新喪。不復過從。戚里大佐曰。尊父亨利寶星曾否仕於敝邑。爲重臣。余大駭。以爲茲事。吾尙未知彼何爲知之。彼雖爲吾戚之友。然姊氏固不之知也。因曰。季父之事。身乃未嘗了了。大佐曰。詎尊父之事。足下乃無聞。知茲亦怪矣。尊父壯年宦於敝邑。聲望蔚然。尙未列五等。尋他出。人人以爲仙去。邇來敝邑方知尊父尙在。余曰。客幸恕我客言。乃不之審。匪特不審。且不欲聞。大佐曰。身乃冒昧乞恕。我遂語他事。方客言時。余意不盡。屬私念。客此時出之。

偶然耶。或有爲而來。凝思既苦。答語遂左。客亦知之。少須。客興辭。且謝唐突。曰。足下新喪。吾乃絮絮不已。殊謬於人情。惟初至倫敦。初無交誼。託人介紹。用覓素心之人。非有他請也。卽詢問尊父。亦非徒然。蓋是來頗欲與長者相見。今尊父已逝。在百忙中。無暇自敍。幸假日月。容我一伸悃。余曰。客果有事。即可示及。下走客方沈吟。卽聞有叩門聲。司吉瓦子入。立而如待號。令余曰。汝來何事。司吉瓦子曰。奴子乃聞掣鈴。余愕曰。未也。汝幸留意。貴客在此。胡匆匆冒入。司吉瓦子行後。則迴頭以目光射客。似有所疑。客曰。俟足下少間。更圖相見。然尙乞恕我唐突。余曰。下禮拜之第二日。至是少飲。可以深談。讀吾書者。須知吾非愛其人而飯之。顧不如是。則於情太恕。客聞言。卽曰。敬謝足下。身熟於國。故果欲叩敝邑風尙。及尊父遺事。身尙可少爲敍。致語後。余乃愈疑。猶力遏之。不露於容色。正話別時。忽聞甬道中有人作爭論聲。及送客出門。則大喜。中卻含懊懣。此時西里亞在甬道中。司吉瓦子不聽入。而西里亞必欲入面。因之致鬩。方余出時。西里亞剛欲別進一室。

余大呼曰。西里亞。西里亞。見余喜形於色。張手將欲抱余爲禮。及見有生客在。則
訕然立止。余與接手微語曰。少須卽來。客微睨而司吉瓦子已大震。然客一視卽
已與余鞠躬。司吉瓦子引客出大門。旣行。西里亞曰。客爲誰。余曰。吾亦不知其人。
但其名紙則書曰。威馬大佐。其來以吾姊鞏書爲紹。今且問爾胡爲至。是女笑引
吾手。且以目視余曰。汝得毋怒耶。其怒得毋怪我之來。然汝乃大誤。胡以久不面
我。余亦笑曰。吾安能怪汝作怒容耶。此時欲抱而親吻。顧司吉瓦子在側。余遂已。
司吉瓦子僞理衣於壁間。迴首視余作怒容。余不省。謂女曰。且登樓告我以來意。
而司吉瓦子徑至吾前。言曰。寶星司丹列。奴子尙有所言。余大怒曰。何事。司吉瓦
子曰。此爲要事。必請問而言。余曰。此太惱。公因曰。西里亞。汝先入。吾旋至矣。女入
後。余曰。趣言之。是何事者。司吉瓦子作不懌色曰。主人知來客爲誰也。吾曰。但知
其名人。則不之識。司吉瓦子曰。以主人之狀卜之。必未知其人。誠告主人消息。惡
也。今日聞人言世子病篤。大公家四出覓女公子。適來者爲大公之兄弟。意世子

不諱。即可爲太弟。襲寶位。今日擊西里亞。又聞主人親呼其名知之矣。余聞言大驚。而西里亞仍引首於外。言曰。司丹列。汝胡不前。余迴頭對鏡。則面無人色矣。

第五章

西里亞見狀。亦癡默默。相余言曰。汝得毋怒我之來。余心緒潮起。不知所對。卽至精舍中。女亦徐步隨余。余心至忐忑。見几上未竟之書。卽持示西里亞。曰。汝觀之。是書卽與汝者。女持書不觀。仍視余面。余亦視西里亞。似有怨懟之色。則自摩其戒指。意請予觀之。余立覺知定情後。此爲第一面見余。待之以此。至不與親吻。則撫摩其戒指。用以警余。余曰。西里亞。汝胡不讀吾書。女擲書曰。吾不之視。迴面向窗而立。脣鼻微動。知怪余矣。余亦凝立自弄。此賤不知所對。思欲力抱其身。示之以肝腸。顧又安能移時之間。自變狀態耶。女忽回頭曰。司丹列。我歸矣。我深悔此來之謬。司吉瓦子。可送吾歸。再圖相見。因伸手與余爲禮。神字甚悲。余曰。西里亞。勿爾。我句蓋欲言。又止。卽改口曰。但觀吾書。卽知明日將至。摩阿貝視汝。女色定。

言曰。試以書示我。余上書。女讀之。讀已。納之囊中。曰。汝言有奇事。奉白。究有何奇。且書中。胡以彬彬有禮。余曰。吾今不能以舊日之名稱加爾。女曰。知之矣。汝今爲我保護之人。故不能論以輩行。今且勿恤此事。但問何事。乃名爲奇。得毋所謂奇者。即汝遽改其面目之謂。余曰。吾面目何爲而改。女曰。汝今日之面目。實爲我保護人之面目。吾見亨利寶星者。甘之至。司丹列寶星亦作此態。則爲吾所不料。汝亦知吾力尙能抗人。汝僞爲先輩之容。請藏之篋笥中矣。余不期而笑。女見余笑。則以媚眼觀余。又思欲與之親吻。然心君復定。卽移榻言曰。西里亞。汝坐。女曰。可惟遠道來。此頗欲得茗飲。卽使罪囚亦當飲食矣。余細審女意。以爲天下無事。胡必戚戚如此。余掣鈴而司吉瓦子已疾入。余怪其速。意預伏門。次窺我行。藏旣入。則以目視余二人。余曰。汝以茗至。時司吉瓦子尙在側。余無他言。但以指叩案。作聲而已。司吉瓦子出。西里亞曰。汝尙用是人耶。是人。吾滋懼之。余曰。人尙忠懇。唯去留尙在未決。女曰。吾入時。彼洵洵然。竟欲置我於巡捕所。且不聽我見汝。余太

息曰。果能阻爾。不常見我。亦佳事。女大愕。即問。余何有此言。時司吉瓦子已將茗入。余卽止。女爲我斟茗。且將糖。陳牛乳。爲狀甚歡。言曰。凡人飲茗。卽可暇。平其氣。余旣盡。甌茗。女復勸進。方余授杯時。女故以指觸余。余乃大難。自念女情愛如是。濃摯。吾奈何以冷語峻却其人。女似度余心。卽曰。似爾心有重憂。苟見告。或可釋也。司丹列告我果何事者。余曰。爾今日突如其來爲事。甚壞。至胡以不宜來。則吾尙不能遽發。諸吻女曰。汝曾否爲我而怒。宜儘言之。余曰。爲語至長。今日勿視我。爲爾之情人。但視我爲爾保護之人足矣。女聞言疑爲辭。婚余僞不審。卽曰。我亦知爾。今日見我。漠然無情。必且大異。實告汝。舍此別無他法。女驚曰。遽有變耶。余防女謂余心中變。卽急促言曰。非也不關許事。我豈進退無據之人。此事實於余所弗料。萬不若踐我前諾。女曰。姑洩一二語。雖非許事。然必非佳。余曰。在萬人觀之。皆云。天下至佳之消息。在爾爲立置富貴之階梯。吾季父曾告爾。以往事並述。爾父母爲何人。耶女曰。未也。吾亦自詫。胡以不知父母之名。然則汝今知我父母。

之名且爾之舉動異常亦詎爲此。余點首曰：然汝之身世卽歐羅巴至貴之人。汝蓋薩克司立伯公國之儲君。後來尙有大寶之望。女色白如石。言曰：大寶耶。是何言。余曰：確哉。吾今告爾以狀。爾生時。吾父在大公及夫人馬利亞朝中爲樞要大臣。爾父母以事反目。夫人遂託爾身於吾父。逃歸英倫。君夫人尙至再命令勿洩爾名。非嗣位無人。萬萬不宜述爾身世。西里亞此時張吻曲腰近余。言曰：是吾母耶。久久仍木強無聲。始支厲言曰：母尙生乎。余曰：吾安從知。女以手掩面不言者。久言曰：茲事乃不明。卽我爲貴胄者於爾。我私事有何關涉。此時二目注余。余如無覺。但淺笑而女已莊容正色而挺坐矣。余曰：我聞此消息時。卽與爾小別。第二日。吾季父之不聽見爾。亦正爲此。父早知爾我貴賤非偶。故極力相格。余見女堅握其手。眉峰雙蹙。言曰：詎爾我卽於句。余曰：季父謂我爲尋常之世家。安能偶大國之上公。惟不應秘之。久久果預知者。爾我安有是事。女色頰大怒。握其戒指。指曰：汝得毋索回是物。余悲極言曰：西里亞萬勿如是。則以手自支其額歎息曰：我

方寸已亂。汝再偪我。則吾分愈不獲。盡吾又安忍以無爲之私情。毀爾適傳之寶位。女仍怒。脫其戒指。可一半。言曰。汝仍作如是之言。則此物還君矣。欲脫未脫間。則復齧其牙。以兩手扶頭而坐。余曰。我亦知爾深情。不忍背吾前約。女遽下其手。怒而斥余曰。爾旣省吾心。然則毀約之事。出之汝矣。汝胡戚戚畏人言。至是余曰。吾果有福偶。汝者即使爲人嗤鄙。斥吾求繫。求援。吾亦無恤。而其所以遲疑。正防不利於爾。且於例非合。女曰。有例焉。得有情。余爲女所斥。無敢抗辨。卽曰。汝驟聞卽怒。吾則聞之一禮拜矣。其始之躁怒。亦正如爾。顧吾久久沈思。卒無善法。女曰。司丹列吾殊不足對爾。吾之愛爾。實出之私心。初未嘗預爲汝地。此吾罪也。語時大類絕望。悲憤已極。余曰。吾親愛之人。爾之爲此言。真出之天理。惟事勢如此。爾我均被無窮之苦惱。但有力自擺脫。方可。西里亞以手加余手曰。我焉能舍爾。余觸其玉腕。若有情絲。萬縷直縛心房。女立時奔至余前。長跽於地。以手抱余納首。余懷余此時。幾盡墮其本謀。加以親愛。屢屢欲俯首親其吻。則力制此心。不令妄。

動。而。又。不。忍。推。之。使。起。偶。一。推。之。則。此。玉。人。心。碎。矣。女。後。此。作。微。語。曰。司。丹。列。汝。不。言。愛。我。耶。余。卽。矢。言。曰。吾。愛。汝。之。心。至。死。尙。不。滅。女。微。笑。曰。汝。更。言。之。此。言。至。愜。吾。懷。汝。言。果。出。之。悃。悞。耶。余。曰。爾。宜。鎮。定。女。曰。汝。但。能。爲。我。更。述。前。言。則。一。切。命。令。悉。皆。由。汝。余。心。復。不。能。支。則。力。抱。而。親。之。復。述。前。此。誓。言。令。女。聽。之。女。秋。波。如。流。視。余。欲。醉。則。歸。座。言。曰。後。此。事。勢。遷。變。萬。端。吾。必。執。是。言。爲。券。於。是。無。言。者。久。女。以。爲。但。得。吾。愛。此。外。喪。位。失。國。皆。非。所。恤。矣。復。曰。司。丹。列。命。我。如。何。吾。無。不。如。志。余。曰。最。後。之。策。尙。爾。難。定。吾。語。尙。未。卒。也。遂。一。一。告。以。國。公。夫。人。反。目。並。西。里。亞。少。小。情。狀。及。世。子。彌。留。太。弟。將。圖。不。軌。篡。竊。大。寶。事。女。慨。然。曰。聽。彼。所。爲。吾。均。無。惜。試。列。寶。座。及。情。人。於。此。汝。試。思。吾。將。何。擇。吾。母。果。在。胡。十。餘。年。來。不。通。一。箋。卽。吾。父。有。愛。女。之。心。歷。年。亦。未。嘗。加。以。詢。訪。則。吾。生。亦。正。飄。泊。無。聊。殆。用。爲。儲。貳。時。始。急。而。求。我。此。何。理。耶。余。聞。言。不。能。直。斥。國。公。夫。人。之。不。善。但。曰。事。有。萬。難。然。勸。之。終。不。甚。力。而。女。亦。終。不。信。女。曰。但。汝。闕。而。不。言。則。國。人。亦。無。從。見。知。余。曰。

司吉瓦子知之。將發覺吾事。女曰。焚此憑據。則痕迹都泯。何人知我系出玉牒。余曰。毀證滅迹。大罪也。吾決不爲。今第一義防。太弟有竊據非常之心。將不利於孺子。義當爲爾保護。爲目前計。當亟歸摩阿貝。女曰。更遣我伴。彼傲嫗耶。余曰。踰伏彼間。較倫敦爲安。女曰。吾行且行。以何時。余見女答言之速。不期而笑。女曰。爾蓋駭異。吾之答言如響。耶。惟爾勿妄想他事。可允。若與爾分飛者。則我將倔强到底。語時甚慨慷。無可搖動。

第六章

西里亞之立志。非從我。不可。司吉瓦子之立志。則又非離我。不可。此奴事季父。久寡情之狀。逼肖老人。謂人間情種。初無關於大事。然西里亞終不赴摩阿貝。謂其地寂寂。令人無歡。後此余曰。爾既不歸摩阿貝。赴白拉登可也。乃馳書與密昔司考林烏德。至白拉登賃宅。則遣西里亞居。君姑氏及妹家。此二日中。余及西里亞咸。仲禮防。余妹佛羅拉。深以爲異。妹於吾二人。姻事至屬意。謂季父見背。爾二人。

應親密無間。胡以落落至此。一日問余曰：兄胡爲送西里亞於白拉登與妹同居。不其樂耶？妹乃不悉阿兄之意，詎變調毀前諾乎？余曰：是有故汝焉。知此妹曰：爾二人定婚矣。手中之戒指，卽爾所賜。余僞曰：有戒指耶？又安在？妹大笑曰：汝尙不自知茲事怪駭極矣。余曰：然固見之，乃不審其所自來。妹曰：女兒定情之物，胡乃問其所自來，非有人與之安得是物？余曰：果爲定情者，自爾有人持贈妹，至焦急言曰：爾何爲愚我？二人所爲事，乃不類已有婚約之人。余笑曰：是必有故。妹曰：此何如事？乃以笑報我，須知茲事關係乃匪鮮。果無定約，則如是簡率已非禮矣。苟定約者，則旦晚一家亦宜示以親稔之情，尤不宜落落。汝幸勿自信太果，以爲女子之心可以落漠視之。則此事殊過分矣。言次，西里亞適入。妹氏曰：吾正與吾兄言汝定情之戒指。西里亞出戒指向吾妹曰：汝言卽是乎？復以眼向余面，察余顏色，亦不露其狀。處以自然。妹曰：得毋司丹列與爾西里亞曰：得毋司丹列告爾彼與我以此物？妹曰：兄未之言，然物則確彼與汝乎？西里亞曰：此亦易明。果司

丹列所遺則非嫁彼不可矣。妹曰：汝不言嫁彼乎？西里亞曰：汝誤矣。此非定情之物。實告爾。吾昔曾試演一劇，載此登場。後此乃不去。吾指遂成紀念。妹曰：汝胡加於第四指上？西里亞曰：戒指適宜。此指不能脫。脫時痛絕。妹聞言笑之。以鼻曰：我乃不知此中主何詭謀。余亦大笑曰：匪特妹氏憤憤，卽吾二人亦正憤憤耳。西里亞曰：此亦易辨。物爲紀念，則愛之亦可。等於定情。余曰：止矣。車馬久候於門外矣。遂同西里亞出而卽車。明日西里亞至白拉登矣。西里亞之意，本欲從我。然余一見司吉瓦子面目，覺此事萬無歸宿之期。逾二日，尤有一事。蓋若令余進退不可自聊者，余往見吾妹客座中，竟有華艷之貴婦人。余乃不之識，而妹氏則與周旋如家人。余入時，二人方伏案披影相之函。妹見余來，卽起，迓曰：司丹列，汝來乃大佳事。男爵包而根夫人爲吾姊氏之良友，自克魯登司達來。卽薩克司利伯京邑正欲見爾。面此貴婦曰：夫人，此卽吾兄。夫人與吾接手時，少盼余面，乃垂其粉頸，言曰：司丹列，寶星。吾意甚願識公。適同令妹深談，乃知公品節聲之和順，態之端莊，洵不媿。

爲命婦。然余聞夫人姓氏。卽懷戒心。以威馬大佐來言。有男爵夫人在此。意卽其人。想此來宗旨亦正爲西里亞來。余曰。夫人得毋與下走女兒愛立司親稔乎。夫人曰。尊姊不常見客。然爲人至佳。故不敢稱爲莫逆。余聞夫人言。似甚矯僞。則疑不自釋。因思吾妹曾否以西里亞事告諸夫人。然夫人注目吾之小影。心益疑慮。威馬大佐已見西里亞矣。今夫人之來。卽吾姑氏妹口中探取西里亞蹤跡。所在因思夫人不行。我亦不行。留此以備其所爲。言曰。威馬大佐與夫人有連。吾已接其警欵矣。夫人曰。大佐告我。是日先生款客。至有禮衷。惟倫敦無舊識。居甚清寂。莫耐。余曰。客至倫敦自爾。若久居者。亦不云寂。此地想與克魯登司達風物當異。夫人曰。寶星至彼耶。余曰。然。省吾女兄曾二三至相識。軍中人乃非少。惟威馬大佐理應在壁。吾胡爲不之見。夫人曰。大佐不壁於彼間。言已。強笑。狀至惶恐。余卽顧余妹曰。妹氏克魯登司達風物殊佳。汝至必留戀彼間。夫人居彼久矣。夫人曰。吾乃大類營巢之燕。來去無常。自男爵云亡。吾及少女加德林。遂遷倫敦。余觀

其言仍閃爍不可捫捉。卽曰：夫人必且久居於此，可圖時過從。夫人微視余言曰：吾每遇禮拜二始見客，則又向吾妹視此聚影之函。余知此函中有無數西利亞之象，累改其飾實一人也。余卽往取其函曰：此中尙有數人，夫人應能識之。請以授我。我示而詢諸夫人，夫人欲不之授。顧亦不能不授。余知夫人辨悉余意矣。妹曰：此非阿兄之函。余卽曰：誤耶？是必在吾案頭。遂攜象而入，卽易以己函出。大公象授夫人，夫人見困於余，則支飾以他語，更翻數人，遂起立而行。余曰：明日有間，尙欲謁夫人，並訪大佐，問克魯登司達故人近狀。夫人曰：大佐於四點鐘必在寓，於是接手而別。夫人一別，妹氏曰：乍小影之函，汝奈何奪自夫人之手？是何也。吾正欲出西里亞之影，請夫人觀之，遽爲兄奪，令人寡歡。余曰：吾卽知爾將爲此，故奪取而去。且汝曾否語彼以西里亞事？妹曰：未也。但言爲吾良友，恨不在此。赴白拉登矣。余曰：他無所言乎？且汝告彼在白拉登已多言矣。吾恨未預囑爾，身令勿言。後此勿論何人，幸勿語西里亞事，蓋重要不欲外人聞知。卽吾亦不遽告。

汝妹曰。司丹列。汝邇來行蹤。至詭秘。余曰。吾恨不能以坦白示爾。語後卽以車至克林威爾街。吾季父故居中。以吾妹已洩西里亞所居地。余乃呼司吉瓦子。將立遷其地。用避偵探。示之曰。西里亞行蹤。己爲威馬大佐所知。爾言大佐可畏。究何足畏者。趣見告司吉瓦子曰。其危至顯而易覩。其人但欲襲位利公之無嗣。今既知有弱息在。則必以計死嗣君。用滅其迹。且其人至辣手。吾舊主亨利深悉其人。故祕西里亞之行蹤。不令知。知將爲其所刺。余聞而大懼。卽告司吉瓦子曰。汝以第二次火車至白拉登。吾以書予西里亞。及考林烏德。乘夜易地。勿留迹象。示人亦勿洩。新居所在。旣易地後。又更易之。以遷徙不常爲度。此事屬爾與密斯西里亞商權而行。可爾。余作狂草。示西里亞言。百忙中尙有後命。立遣司吉瓦子。行後。余乃籌維善後。亦知談鋒非善。若與爭鋒。恐或莫勝。此男女二人。顧自恃少年之勇。百無所懼。因先以電與吾姊氏受立斯言。曾否有介紹之書。予此二人。請電覆。電中並敘二人之狀貌。明日迴電。至言所識之威馬大佐。與弟所言者不同。而

男爵之夫人。行尤不端。不能指吾爲友。余始恍然。此威馬大佐者。僞也。則納此電文。往面二人。二人見迓極恭。然皆瑟縮。惟夫人尙自然。則先問大佐曰。大佐之來倫敦。爲何事來耶。大佐則支吾萬狀。詞頗遲鈍。余亦不再求索。但曰。大佐言知薩克司利伯事甚詳。果鄙人欲知彼間事。亦可以取助於大佐。今當承教。大佐似爲克龍亨家人。胡由以僞名至倫敦來見鄙人。大佐愕然躍起。幾欲以狂獷之詞見答。已而距座言曰。司丹列寶星。吾乃不省。所謂余曰。惟足下不解。故就足下解之。匪惟足下欲知我而鄙人來意。正欲知足下也。問已。以目注大佐。待其報言。

第七章

僞大佐聞言。噤不能聲。相對無語。忽聞有一女子作德國里曲。自遠而近。入門後。見有生人立止。其聲余大愕。其人與西里亞無一不肖。夫人顧余曰。此爲吾女加德林。加德林與余引手時。亦時時注我。微有恐狀。作寒暄語後。卽依母坐。夫人曰。加德林至倫敦。觸目皆有所悅。余方無言。卽乘此報言。與加德林間語。方余語時。

僞大佐一無聲響。卽加德林入時。亦如無見。尋見以色列夫人。將祛此女。外出者以狀度之。似至有權力。二人均爲驅使者。卽加德林之肖西里亞。亦外貌之肖。若精神性質均遠遜於西里亞。蓋木木令人無歡意。余一見卽知此女受制於權力。非蒙震恐。卽抱重憂。或關懷於情愛。莫遂其意。是必爲夫人及僞大佐所懾。余觀其時。時以目窺大佐。固知之矣。此時大佐示夫人以色列女。已前知託故而出。夫人防爲余所覺。卽告余曰。傷哉加德林。自遭彼父大故。悲咽無已。僞大佐怒曰。勿再語。加德林吾輩尙有正論也。卽語余曰。司丹列寶星。幸見恕我。實非威馬大佐。吾所不道。眞名正。以便於旅行。吾名格拉夫卡。而克龍亨。實則吾之來。此本無須僞名。當時失檢。故見譏於足下。今亦毋須隱祕。所爲事儘足與衆言之。吾來爲覓大公之女。前此蓋寄託於尊叔者。故匆匆一見。亦不言其事。余曰。子爵來訪女。儲君亦大公有命。命子爵至此。乎子爵曰。非也。吾將娶之。爲妻。余愕然。又防其有詐。卽曰。娶之耶。子爵曰。然度足下亦不至卽爲吾梗。余觀夫人顏色亦變。余曰。此權均

不屬我子爵笑曰人在尊處亦有可以與我之權當日奉謁時已見其人足下當能憶之余曰忘之矣子爵曰吾出時女適入非歟余曰然彼謁吾妹便道訪我子爵曰今在何許余曰茲不能奉白子爵曰此亦大奇詎足下閉藏其人耶是人爲大公郡主足下烏能幽拘其人余曰惟其郡主蒙應見禮於國胡以十餘年來無下詢者子爵曰所以不問者其中蓋別有故不爾胡爲託君尊叔余曰是中之故我知之較足下爲詳子爵曰旣已知之胡爲峻拒足下亦知尊叔之在敝邑令譽如何者余怒曰此鄙人家事勿待絮絮子爵聳肩而笑曰我且置是勿言今勿論如何必以是人爲妻正爲國事不得不爾余曰此事果郡主不欲者又如何子爵曰此亦不涉足下之事此爲敝邑朝局而來足下徒怒亦復奚濟吾在玉牒中爲少子舍大公外尙有諸兄然志在承襲若不娶應襲之人則國且內亂今日之爲此朝紳咸許我故闖然至此立欲一見其人了吾事試思此何如事胡能聽人爲梗余聞其驕恣無恥之言乃大怒自思西里亞之清超拔俗胡能偶爾人頭而畜

鳴者顧雖怒亦不洩防爲所乘則留意而爲之備彼見余無言卽曰尙有何語者
余曰汝所言蓋貴國之事我烏知之故亦弗答子爵曰吾固知爾之見異也今更
誠告足下吾之隱名而來意與西里亞加情愛後乃質言試不令其震悚亦知尊
叔在日閉之幽密之地此亦佳者果尊叔在者吾誠與之言必且如意今尊叔物
故足下復知吾名則不能不加變計然猶思以僞名見西里亞蓋百變終不離其
宗非娶其人莫可余聞言似西里亞入其股掌之中遂不能更忍卽曰凡爾所言
吾觀之誠莫須有事吾尙憶國夫人亦爲國家大力偪之成婚故結局如是之慘
子爵曰敝邑大事恐寶星亦未能了了且此言尤於詞令未馴余曰今日之來非
屬貢媚正爾前來責問子爵曰君所問者我已誠語矣此事必當助我西里亞今
在尊處姑妄言之後此亦未卽歸足下自有管束之人承此責任余曰吾終不謂
然似此婚姻決此女必不之願夫人猝曰然則已有意中之人耶此時子爵則他
顧作不屑狀余不答夫人而子爵卽曰是決無有有亦無妨足下以爲然否余曰

爾言無妨。何由見問。夫人微笑曰。吾昨日在令妹處。聞君二人似有轆轤。余曰。姊妹行中爲誰耶。愛立斯耶。佛羅拉耶。夫人曰。卽昨日把晤者其人甚佳。語子爵曰。格拉夫果見其人必且傾倒是真英國名家之閨秀。子爵曰。勿作閒語。復面余曰。足下究見助否。果弗助者。吾卽將播告國衆。謂君祕藏公國之郡主。余曰。爾播告何人者。子爵曰。告我寡君。今但問爾西里亞曾否自知爲郡主。余曰。知之。子爵曰。彼旣知之。足下何爲萌此妄念。余曰。吾烏敢泥其前程。中心口望其承襲大寶。子爵曰。然則何時令我見西里亞。幸隱密勿洩吾祕。余曰。但偵得子爵此來。果奉大公之命而來者。則立時出見。無隱。子爵怒曰。詎吾言亦有所不信耶。余曰。子爵之來。先予我以疑寶。丈夫胡乃僞姓。吾又焉得信者。子爵怒而莫答。此時夫人曰。吾乃不審司丹列寶星。胡爲嚴約此女子。子爵斥余曰。此女究安在。余曰。今茲在何地。並吾亦不之知。轉徙無定。何由能識。子爵曰。以少年郡主豈爲流徙之人。且所乘之命令。竟爲一未娶無轄之少年。此事敝邑所無。而貴國或用爲國俗。余曰。此事

非。常。也。若。足。下。疑。其。無。定。則。請。放。懷。吾。自。守。護。今。吾。答。辭。已。盡。若。通。書。及。更。訂。相。見。之。期。均。可。吾。行。矣。子。爵。曰。汝。今。不。許。我。見。郡。主。耶。此。何。如。事。幸。勿。自。懟。余。曰。恣。爾。所。爲。恭。候。台。命。語。後。慨。然。自。出。出。後。疑。自。懟。一。語。不。審。將。投。何。毒。觀。此。二。人。奸。宄。萬。端。事。勢。正。未。可。料。假。令。此。子。爵。實。奉。公。命。而。來。則。西。里。亞。萬。無。自。脫。之。日。然。以。理。度。之。必。屬。詐。僞。果。大。公。有。命。胡。不。示。我。以。書。彼。以。僞。名。來。其中。情。僞。已。見。天。下。烏。有。身。秉。朝。命。微。行。易。姓。而。面。我。者。是。必。得。西。里。亞。將。別。肆。奸。謀。亦。未。可。定。遂。以。車。至。姑。氏。家。告。吾。妹。拒。男。爵。夫。人。不。見。且。不。欲。別。居。遂。遷。姑。妹。至。克。林。威。耳。街。同。住。計。子。爵。此。來。誠。耶。僞。耶。當。自。往。薩。克。司。利。伯。一。行。惟。此。二。憾。在。此。吾。又。無。敢。遽。離。英。國。又。思。能。否。以。子。爵。所。言。告。之。西。里。亞。萬。種。離。奇。之。思。層。出。無。窮。莫。知。所。可。忽。侍。者。持。急。電。入。言。今。晚。勿。出。有。人。奉。謁。電。中。不。著。姓。名。若。在。平。時。吾。已。力。擲。惟。在。萬。窘。之。中。亦。不。能。不。候。幸。而。未。出。此。著。乃。大。爲。吾。事。之。益。然。其。奇。駭。已。萬。分。矣。

第八章

晚餐既已。侍者入言有女客通謁。余曰。何名。侍者曰。未通姓名。但言已有夙約。余遂入客座面之。見來者蒙以大帔。往來室中。狀甚焦悚。余曰。客得毋訪我來耶。女曰。司丹列寶星。固以爲異事矣。然今亦不得不冒險而來。面幕既啟。則如。余大駭。以爲素昧生平。此來乃大突兀。因曰。晨來電信。卽女公子所發耶。究有何事。見教加德林曰。此來至祕密。幸勿洩之於外。余曰。可。加德林曰。我來決不爲人知。乎。余曰。舍不佞外。侍者均無一識。胡足深防。女曰。吾不畏君家人。君家四圍均有人偵伺。吾來或爲所得。顧不能不冒險而前。余觀其所言。似屬助我者。然亦無敢深信。女曰。司丹列寶星。今日乃爲人所愚。且於一身尙有凶險之事。彼人若知我爲此者。即身首亦不自保。語至此。少止。余曰。女公子匆匆而言。不佞殊未得解。女曰。寶星以爲今日子爵所言真耶。僞耶。余曰。是何敢決。女聳肩而笑。似憫余愚。卽曰。寶星得毋疑我爲子爵之佞耶。余仍留意曰。是烏敢疑女。又笑曰。寶星語雖

如是。然尙疑我矣。惟爾我二人宗旨固有同者。特來助公。未審公能聽我否。余曰。女公子所言得毋爲子爵欲娶西里亞事。乃輕身助我耶。女曰。然此事萬無成功。彼所言均僞。彼冒威馬大佐之名。欲得郡主。遂其私圖。後此公辨其僞。乃大恨。卽云欲娶郡主。爲大公所可。亦均讐言。彼欲僭位。欲得此女。逼之成婚。勿問其甘心與否。此至可恨計。成卽用以逐諸公子。倘一不留意。郡主住處一爲所知。則必百計劫取其人。郡主一落此人之手。百死一生矣。司丹列寶星聽之。吾爲世界中最不幸之人。亦知之乎。言矣而哭。余始以爲妬也。及觀其行狀。似其悲梗有更甚於妬寵者。則姑以言試之。曰。詎子爵夙與女公子有約耶。女曰。寶星如何知之。余不答。女曰。或揣度而得之。彼固欲娶我。我非是者。胡遽至此。余見女悲極矣。女復曰。寶星當助我。勿令彼得計我。亦知寶星堂堂君子。亦當憐我。爲人所負。余曰。果能助女公子者。匪不盡死。女曰。我一覲面。卽知公爲信人。有公熱腸助我。尙足令子爵踐我誓言。余曰。夫人胡不助女公子。余語未已。女卽止。余曰。勿言。吾母被劫制。

矣。卽欲助我。且未必至。矧都無愛女之心。噫。吾孤立無助。滋可悲也。余曰。不佞必助女。公子女曰。公亦未必能任吾。非復仇此人。固極惡。而吾心尙屬其人。余此時熱血噴溢。欲力助此女。聞言復止。少須。女言曰。吾已盡吐吾隱。公幸珍衛。吾行矣。更延須斯。必致疑慮。後此當加以密信。非至危處。吾決不來。後此果有訂期相見者。幸公見許。如今日。余曰。然。卽女公子求助於我。我亦悉力赴難。女曰。吾無日不在荆棘之中。胡能息息取助女去。余無計。思此子爵匪惡不爲。而所挾之爵夫人尤健者。吾一身胡稱爲敵手。今奸謀雖露。實無力足勝其人。爲今日計。一則力祕西里亞。勿令而此兇人。一則當往探公朝之意。其待郡主。又如何者。二事皆大難。西里亞。胡能一日累遷者。顧害雖未作。而心中滋危。果吾將護西里亞者。而往探公國朝事。又屬之何人。然必至公國。始得確耗也。惟此行少則數日。遲或數禮拜。正復難料。而此二憾密邇。吾家如何敢行。思遣司吉瓦子。則又不敢遽信其人。此僕之助我。本欲歸郡主於故國。則其志也。然其人初無學問。滋不足以了吾事。余

進。退。維。谷。中。但。能。作。書。寓。吾。姊。氏。愛。立。斯。詢。公。國。嗣。續。何。似。又。叩。儲。君。病。狀。及。失。郡。主。後。朝。議。如。何。果。儲。君。不。諱。者。繼。立。何。人。務。代。覓。一。忠。純。之。友。與。之。通。書。偵。公。國。中。事。書。竟。將。掣。鈴。命。侍。者。付。之。郵。政。既。思。加。德。林。語。我。前。後。左。右。均。有。偵。伺。之。人。不。如。自。行。爲。當。亦。以。試。驗。有。無。其。事。余。防。前。門。有。人。乃。自。餐。房。軒。中。跳。出。越。後。戶。而。去。寓。書。後。自。大。道。歸。立。於。門。外。吸。煙。凝。坐。者。可。半。日。都。不。見。跡。兆。余。心。遂。竊。笑。其。過。慮。已。見。余。家。之。隔。鄰。本。爲。空。宅。但。有。一。人。司。其。啓。閉。今。日。忽。見。有。人。麗。服。自。空。宅。中。出。反。扃。其。扉。立。於。門。外。且。流。盼。吾。樓。居。久。之。始。行。行。可。數。十。武。竟。以。車。行。余。思。是。人。決。非。司。啓。閉。者。留。此。何。爲。且。爲。時。非。早。余。待。其。行。後。則。試。掣。空。宅。之。鈴。竟。無。答。者。而。屋。中。亦。無。火。似。但。此。一。人。耳。想。此。一。人。獨。居。必。爲。窺。察。吾。隱。而。來。尤。不。知。是。人。將。以。何。術。處。我。既。歸。則。思。吾。季。父。之。死。言。中。刺。客。今。其。人。左。右。吾。側。得。毋。將。步。吾。父。之。後。塵。耶。然。亦。不。得。不。防。於。是。至。精。舍。吸。煙。籌。度。其。事。至。於。夜。深。臨。睡。時。則。以。火。四。燭。後。嚴。扃。其。扉。加。以。祕。栓。明。日。卽。召。木。匠。言。防。賊。凡。軒。窗。門。戶。

威置電鈴扉動鈴動可夙爲備且諸戶之匙咸藏已處家人均不聽取然後至空宅之主人家詢以此宅何人所賃主人言六禮拜前已有人賃此議定賃者言居人不能至復又罷論故仍空其宅逾第三日卽有人來賃吾已賃之矣余曰此賃宅之名能見示否主人曰第一次賃者爲却林登客大陸有年第二人則爲司密司亦久客大陸者余曰保證者爲誰主人遂舉一銀行主人指爲保證余曰卻林登之罷賃及司密司之繼賃約在何時主人曰正爲亨利寶星仙逝之時以寶星逝後恐新喪無人更賃故並擬賃此屋蓋同時也余曰司密司之爲人主人曾覲而否主人曰未也但有一書記爲之經紀余聞耗疑甚知非偶然之事蓋密謀也因與主人爲別遂至銀行中間司密司蹤跡銀行者言吾初不識其人然新自德國輦數千鎊金錢存之吾行吾以爲是人必便家然亦未見其人凡取用金鎊咸以書至其在克林威爾街賃宅亦以貿易之故爲之保證非摯交也余聞自德國來則尤疑顧此人冒險可謂極矣敢獨身至人國謀致其私則不可不深防其毒

螫也。

第九章

於是三日。中余心疑懼萬狀。知一己行蹤。均有窺察之人。則每行一事。皆如履虎尾。惟此事固當圖其收局。今虛懸無薄心。殊怏怏弗甯。至西里亞及司吉瓦子行蹤。則時時有書見告女書中。恆不以此事爲重。行墨中。往往雜以調誼。惟言逐月遷徙。究何了期。當質言之。以慰我。卽吾妹亦時時見責。謂不應拋擲西里亞於外。使之長日飄撇。無依。余曰。初無他故。今日西里亞仍以鄉居爲適。妹氏曰。何適之云。吾殊不了了。余曰。勿論爾弗了。了。卽我亦幾炫惑無主也。余妹視余欲探取吾意。言曰。司丹列。吾見爾心神。恹恍無主。究何事。幸以見告。吾觀西里亞愛汝之心。初無銳減。汝何慮之深。余曰。佛羅拉此事終有歸宿。汝勿戚戚。妹曰。兄非慰我。勿戚。蓋謂不當以此戚阿兄耳。惟我欲西里亞同居。胡爲不令相見。妹之意。以爲余必與西里亞反唇。故避面。至是。余曰。佛羅拉。吾固不能以隱情告汝。然絕非反唇。

而絕交。妹他顧而笑曰：汝二人行蹤奇詭，令人莫測。所爲言已，自行。余此時甚欲鳴其悃，幅以舒吾憂。顧乃茹苦不言其苦，蓋逾恆萬狀也。忽見侍者以名紙入云：子爵奉訪。一見余面，卽曰：吾此來足下必引以爲異。余曰：然。此來又何圖？子爵曰：來與足下修好耳。吾謂足下固欲西里亞躋於富貴之列，亦善心也。惟行爲與我略別。余淡漠對曰：足下究何圖？子爵曰：吾問足下曾否以敝邑嗣續事告西里亞。余曰：別後未離倫敦，何由能面西里亞？且我之行蹤無一不爲足下所窺。足下所部署人窺我者審矣。余言時欲辨其色。子爵仍如無動，但曰：斯言我乃弗審。余曰：足下勿僞飾。爾所圖謀我皆悉之矣。而子爵仍無動。言曰：足下言不告西里亞，實則將欲告之否？余曰：此事絕不欲與足下言。凡諸所事我獨斷不謀之。衆子爵怒視余曰：然則足下仇我矣。余亦怒曰：事勢萬不能與足下合。子爵曰：凡於理道所應盡者無不曲如足下之意。余起立將入，亦且逐客。而子爵仍弗行。言曰：事急矣。東宮之病日篤，而西里亞之自承爲冢嗣事尤不可淹遲。余曰：吾自有謀相時而

動。子爵曰。然則足下視茲事輕矣。余不答。少須。子爵言曰。西里亞爲我親屬。見之殊有權。余曰。果許爾見者。前此已諾之矣。子爵大怒曰。胡爲靳不得見。余曰。吾決不聽爾把握。子爵曰。先生過於嫚客。余曰。此亦胡屬於先生。子爵曰。我欲圖娶之人。汝藏匿之。安言與我無屬。忽又霽色言曰。今日之來。初不爲宣戰而來。當仍爲朋友之好。余曰。初意本不友。君儘君喜怒於鄙人。一無輕重。子爵曰。然則有意見辱矣。余曰。足下以爲辱者。斯辱矣。今日初不圖逐君。卽見君。亦不願長談。子爵曰。我自有術。令爾出西里亞。余曰。待君有術時。更言之。若恫喝之詞。初不係屬於懷抱。子爵大怒曰。若在吾國之中。汝焉能爾。余曰。待我趨謁上國。乃更論之。子爵曰。亦深願爾。異日惠臨敝邑。我終有導足下以敬客之道。余不答。掣鈴呼侍者曰。引先生出。後此勿復通名。汝慎之。子爵曰。眞逐客耶。余不答。但謂侍者曰。吾言汝亦聞之耶。子爵怒目。幾欲撲余。然知格鬪亦非理。則曰。終有把握之期。憤憤而去。余生平固不喜決鬪事。今其人欲吞噬西里亞。爲己富貴。則余亦不能不許之。決鬪。

矣。後此思其來意。殆欲行賊於我。我乃愈恨。待至終日無決鬪之書。明日書至。言爾辱我至矣。今在爾國中。託國力以將護。後此相逢。定有以報爾矣。余報書曰。足下若圖決鬪者。請定以時地。決與爾以鎗刃相見。余之爲此書。亦思僅有此法。足死其人。卽不幸死於敵手。然身爲西里亞而殞。甘也。書竟欲寄。侍者入名紙。言克拉夫德子爵夫人求面。余觀其名。又爲德產自笑。吾家幾爲德人傳舍矣。夫人見余。卽曰。公爲司丹列寶星乎。亦不對。余接手。但引目視余。作怒狀。余曰。然。夫人曰。然則爲亨利寶星公子矣。余曰。非也。從子耳。夫人不言。余細觀夫人年鬢。可四十歲。而面上悉帶霜氣。不類命婦之容。想其年少。定爲美麗。而面容甚類西里亞。顧髮有二色。眼光兇射。令人生怖。忽言曰。尊叔之事。想已知之。余曰。季父逝時。咸告鄙人。以事夫人曰。足下亦知。其人生前有一閨秀。爲老人所筭者。汝知之耶。余曰。其人爲誰。夫人曰。吾亦莫名其人。然但有此人。無第二人也。余曰。必詳語鄙人。以狀此言。乃泛泛不切於事。且欲夫人告我。以何事見詢。夫人究爲此女何人。夫人

曰。吾之來。知亨利寶星已逝。但此女與我甚切。摯於義。宜有以左右其人。余思子爵言未久。卽有筦彼之人得母。卽此是乎。因曰。敢問夫人。旣與此女。義應左右之。究屬何親。且季父生時。亦未嘗言與此女確有係屬者。但有一人。未知夫人卽爲其人否。夫人聞言。乃不能答。少須言曰。吾之久久不與西里亞通音問者。其事紛如亂絲。足下若不辨事之先後。卽言亦恐不了了。余曰。安能不審。夫人曰。君季父曾言。少時在日耳曼薩克司利伯公國中事乎。余曰。他初不言。但言一事。夫人曰。何事。余曰。事爲祕密。不宜言。夫人曰。必欲聞之。已而復止。屢搖其首。余曰。季父生前亦未嘗道夫人姓名。則似乎無下問之權。夫人愕然曰。尊叔乃未言吾名乎。噫。知之矣。適名紙上所書者。非我真名。然必告君有小女奉託。其人曰。西里亞。汝應知之。余不答。但垂首。儘彼所言。夫人曰。得母死耶。余曰。夫人欲言者。質言之。勿格格不吐如是。我意非得真名及實事者。決不之答。夫人似亦知之。言曰。吾以女託尊叔者。卽爲句。尋改口曰。卽爲彼母。今其母欲將其女歸朝。他無言。僅此而已。

余曰。母隔二十年。未有音問。今夫人得母。從西里亞母氏處來耶。夫人不答。但曰。其人生存與否。余曰。生也。惟長成不審。其母果爲誰者。及邇來句。則又蓄縮其言。不聽盡防。又爲人偵。夫人聞余言。至留意。及聞余止。則又弗悅。但曰。敬謝上帝。女尙生也。然則寶星當令我相見。今日如何。且此女尙在公家否。余曰。女不在此。時見夫人益焦悚。余又大疑。夫人曰。非見是人不可。寶星當助我見之。果延誤久之。所關乃非少。果尊叔在者。必慨諾。無靳。余曰。吾季父識夫人。其諾可料。惟鄙人素昧生平。如何可見。夫人忽慨然言曰。我卽其母爲大。公夫人馬利亞。當時以女付尊叔。卽我也。余大駭曰。然則夫人爲西里亞母矣。此吾所不料者也。

第十章

余心中私念西里亞之母。至是尙生。則矐胎不能答。頗悔言二十年來不省其女。吾初意以爲夫人死矣。且季父生時。亦不之告。但言痾後閉置空室。直如已死。今見之心爲惻然。思一女子之身。屏居二十年。卽有高識之人。亦將變爲暴烈。因謝

曰。聞。夫。人。言。心。滋。惻。然。果。可。効。力。之。處。請。夫。人。言。之。夫。人。曰。今。但。欲。面。吾。女。引。之。歸。朝。吾。世。子。病。深。吾。幾。不。能。往。面。朝。士。朝。士。亦。不。視。我。爲。中。宮。尊。叔。想。曾。奉。告。吾。被。屈。謂。爲。狂。易。加。以。囚。拘。邇。來。筦。我。之。醫。生。殞。吾。故。潛。遜。於。外。欲。自。鳴。其。枉。於。國。人。愬。吾。夫。見。待。之。虐。幸。尙。有。大。力。之。朋。友。足。爲。吾。助。吾。將。宣。布。諸。歐。羅。巴。鳴。吾。夫。罪。狀。語。時。二。睛。皆。赤。足。見。囚。拘。二。十。年。性。質。初。未。降。抑。余。曰。夫。人。果。得。西。里。亞。將。如。何。處。置。其。人。夫。人。曰。東。宮。不。幸。西。里。亞。應。繼。立。吾。爲。彼。母。卽。當。與。朝。士。爭。其。應。立。之。次。且。吾。女。曾。否。知。爲。何。等。人。者。余。曰。已。告。之。矣。正。萬。難。中。不。知。所。措。夫。人。曰。今。但。有。一。策。而。已。然。吾。女。曾。否。自。知。何。爲。託。諸。寶。星。爲。之。將。護。余。曰。吾。但。語。以。父。母。生。爾。宮。中。有。不。睦。事。此。着。直。出。於。不。能。自。己。夫。人。曰。然。則。足。下。亦。知。之。矣。余。曰。吾。季。父。有。遺。囑。其。中。書。之。甚。詳。夫。人。曰。然。則。此。事。悉。當。令。吾。女。知。之。其。尤。急。者。當。預。告。以。吾。枉。不。宜。使。吾。仇。有。先。入。之。言。足。下。能。立。趣。吾。女。晤。我。乎。余。曰。夫。人。願。之。安。有。不。可。惟。西。里。亞。語。我。不。欲。更。歸。公。國。夫。人。曰。何。也。足。下。當。知。其。不。欲。之。故。余。

曰。惟。當。時。不。示。以。生。身。所。在。故。快。快。憾。其。故。都。惟。不。知。之。故。已。以。身。許。人。卽。其。人。亦。不。知。係。出。天。潢。亦。慨。然。許。爲。婚。配。矣。夫。人。曰。其。人。爲。誰。得。母。足。下。之。身。余。鞠。躬。曰。然。以。吾。季。父。生。時。但。格。我。二。人。不。聽。相。見。亦。不。示。其。所。以。然。至。眞。情。直。揭。欲。辭。婚。於。西。里。亞。語。時。或。斷。或。續。初。不。成。聲。夫。人。聞。言。卽。決。然。曰。此。何。能。允。無。論。何。國。咸。無。是。故。事。夫。人。語。時。意。氣。甚。盛。初。不。爲。其。女。計。者。其。狀。乃。不。類。慈。母。之。愛。女。余。頗。不。悅。嘿。不。之。答。夫。人。曰。司。丹。列。寶。星。吾。乃。不。審。足。下。之。所。以。不。答。我。者。此。時。宜。吾。自。筭。其。女。母。須。聽。人。保。護。余。曰。一。如。君。夫。人。之。命。夫。人。曰。西。里。亞。安。在。能。否。趣。來。見。我。余。曰。今。在。利。敏。登。夫。人。能。否。往。見。夫。人。曰。宜。着。之。至。是。且。告。彼。以。生。身。之。人。以。我。怯。弱。不。欲。爲。悲。慘。之。事。吾。明。日。決。至。是。間。與。之。相。見。卽。欲。攜。取。其。人。赴。克。魯。登。司。達。余。曰。尙。有。一。事。夫。人。未。之。知。也。遂。以。子。爵。圖。娶。事。告。之。夫。人。余。語。時。夫。人。夷。然。不。以。爲。忤。言。曰。司。丹。列。寶。星。公。意。以。此。人。爲。惡。我。意。則。深。以。爲。是。公。之。所。以。不。允。者。大。有。私。意。在。以。我。決。之。女。歸。子。爵。於。我。滋。利。余。始。恍。然。夫。人。之。意。乃。欲。

貢其愛女爲一身尊榮之地。則愕然不知所對。少須。夫人復曰。公能否爲我介紹。見此子爵。且勿告以吾之姓氏。余曰。吾能告夫人。以子爵所居地。夫人曰。我必欲在公家。見子爵。果尊叔在者。或能助我。余曰。僅能於西里亞未來之前數句鐘。延子爵於此相見。惟尙有一言忠告夫人。夫人果如是者。爲狀滋險。夫人曰。西里亞爲己女。吾焉弗愛。夫人去後。余即以電告西里亞。令以明日至倫敦。又以長電告司吉瓦子。以第幾次火車來。沿道須慎防狙劫。復又以書告子爵。言明日某時。有人尙欲與之相見。書尾尙曰。晨來寄書。意將決鬪。敬謹備公。萬不退。余發書後。靜思夫人所爲。似既見夫人。則吾計遂左。既恨且怒不已。因思夫人之意。第一節卽在復仇。且在困十餘年。仇視其夫之心。鍛鍊乃如金石。至世子垂危。亦不之恤。卽來詢西里亞。亦非心愛其女。特仗爲復仇之資。至不惜以愛女嫁彼。儉壬用快其意。然余欲爲季父洗其冤。抑則亦不能不助夫人代鳴其枉。意謂西里亞得爲苟合而生。用此雪冤。外人願聽西里亞歸國可也。惟嫁此僉壬。則心滋弗甘。初亦不

料夫人。主是議耳。今別無所言。但聽西里亞自決進退。余初意本期其明日至。乃西里亞一得余電。向晚已至。晤面卽笑言曰。吾得電如狂。而司吉瓦子必約我以明日。吾乃弗聽。此我之肆意也。幸君子恕我。余欲責備其孟浪。顧其笑靨則亦不能遽出諸口。余妹見西里亞亦大悅。余以妹故亦不煩言。西里亞曰。以電見招。竟何事者。然尙有一節。但問此來。君悅耶。弗悅耶。余他顧言曰。吾實願見汝。唯。句。西里亞曰。司丹列勿他顧。且迴頭面我。辨爾喜慍。余卽如言視西里亞。觀其眉目間。皆親。余則亦忘其憂憤。西里亞見狀言曰。信悅我矣。則力親其戒指。余曰。自汝行後。拂意事乃復沓而至。汝幸勿闕疏。自弛其備。至今日匆匆而來。正復不審禍端。事亦近於冒昧。西里亞曰。爲時僅差數點。亦復何病。且汝不以電來。我尙甯謐。今則胡能久俟。勿行。汝苦苦囑。吾鎮定。然吾久不見爾。不能不思。而成痼。請更寬假一刻鐘。吾如命鎮定矣。遂與余及妹氏作雅謔。久之。妹氏防余有私語。遂行。西里亞忽正色言曰。止矣。今日告我以正事。自得西里亞一言。余轉吶吶不能遽發諸

吻則凝立移時。卽曰：西里亞。此間有人欲娶汝矣。女曰：確耶。余曰：此何如事。乃以兒戲出之。女曰：吾實正言。何名爲戲。余曰：汝聽之。此人爲克龍亨子爵。大公若無儲貳承襲大寶。卽其人也。今欲娶汝矣。女曰：彼殆以我身爲儲貳。故欲分我富貴。然則司丹列我亦極人世之至榮矣。大抵汝意亦必以嫁子爵爲然。故其意良與我合。余曰：汝勿絮絮如是。今子爵已覓得一人爲助。其人良足以左右汝。故吾深以是事爲難圖也。女聞言愕然曰：誰也。余曰：汝聞之。當駭不自止。女曰：邇來消息無一不足生駭。余曰：此事乃尤駭。近乃知爾母夫人初未死也。女曰：見之歟。以爾狀觀之。決見吾母無疑。其以電見招。或卽爲此。司丹列。汝謂吾見吾母。當如何。願二十年來。母胡一不臨問。余曰：其中固有不易解之事。女曰：傷哉。吾母此遭相見。當有以慰吾母。而吾母究在何許。余夷猶不能答。欲全母節。俾勿傷心。則不能不加。以迴護。則但曰：此次之來。但攜爾歸國而已。余語已。女曰：司丹列。吾思見吾親。而又中怯。果母氏命我嗣位。我弗悅者。甯非傷母之心。汝試爲我圖度。其子女應。

盡之職。分想母氏囚拘二十年。竟違母意。我又何安。果爾從母而歸。則爾我定情。又萬不能自茲遽斷。吾進退維谷矣。余未答。而妹氏已入。則立止不言。但思明日相見。不知如是亂絲。誰則能理。明日晨餐。甫竟。侍者言夫人至矣。余起立時。女以目視余曰。能否同行。余曰。且少須。吾將以侍者延汝。女曰。見母時。幸勿爲我慨許。以歸國之事。語時。則時摩弄其戒指。余曰。汝見母時。當藏此戒指。女曰。加之。久久。胡能遽脫。吾計定矣。汝但行勿疑。余下見公夫人。夫人曰。今日殊違約。早至。幸見恕。余曰。夫人早至。亦佳。西里亞。昨宵至矣。夫人似疑。但曰。請面吾女。或今日即了吾事。子爵來時。即可團聚。同商大事。余入呼西里亞時。西里亞狀至惶恐。且曰。爾少待。與我同出。余曰。可同行時。顫不可忍。既至。余告夫人曰。此卽西里亞也。西里亞一出。卽張其兩玉腕。往撲其母。然夫人之狀。冷澀如路人。凝立不動。西里亞大駭。不敢遽前。余亦皇惑莫解。正於此時。而侍者推門入。言子爵至矣。而子爵隨入。見西里亞亦愕然。甚意得也。

第十一章

侍者言子爵至。夫人亦愕。似惡侍者之唐突。居家無此禮節。而西里亞聞子爵至。則屹然爲不屑狀。子爵僞言曰。此來殊冒昧。吾且暫退。如何。余曰。以理言之。足下且暫避爲當。夫人曰。原言今日相見。可以毋出。然西里亞目視其母。似亦愕。胎余自思。母女相逢。卽余亦當歛避。胡爲骨肉深談。容此生在側。似夫人昨日所聞。當未面此子爵。今日尙宜爲子爵介紹。將用夫人僞名耶。抑直言其真姓。余向子爵曰。此爲克拉夫德子爵夫人。夫人止余曰。勿述僞名。我西里亞母也。子爵視夫人鞠躬曰。幸夫人恕我唐突。以相貌言。母子宛肖。宜能早辨。語後。遂至西里亞立處。言曰。此爲吾姪女。乃尙未把晤。外國人以從妹爲妻。及於從女。蔑倫極矣。至能尙然。吾書亦不能曲爲之諱也。識者辨之。西里亞屹然不爲禮。夫人曰。司丹列寶星告我子爵欲娶吾女。今日相見。卽當議此。子爵曰。果使夫人見助者。則吾生榮寵已極。脫知夫人已在倫敦。則夙已就見。惟司丹列寶星乃未語及於此。夫人曰。司丹列昨日始知吾來。君不言娶西里亞朝。

野上下均以爲可耶。子爵曰：凡心乎公國之人，咸曰：必立西里亞。則公與夫人前
恠常泯。不爾。家人永無更合之期。果此事幸成。則直國家之福。惟前與司丹列寶
星言。恆苦苦梗吾事。昔者亨利寶星有保護之名。故司丹列寶星有權。今夫人至
此。寶星尙何權。若云吾言爲謬。則朝士之書在此。足爲憑證。願不與余徑上之公
夫人。余悉知其僞。竊觀西里亞亦然。夫人方讀其書。而西里亞見母爲人。愚則悲
不自勝。子爵侍夫人披覽。訖卽言曰：前此之論娶西里亞。實爲國家大計。不爲私
情。今日相見。乃於大計之外。又增入愛情矣。夫人曰：西里亞亦當知天潢之裔。當
以大計爲先。子爵聞言竊觀西里亞而辨色。西里亞怫然不以爲可。子爵已覺。卽
曰：夫人。西里亞生少去國。語以大計。宜其弗知。西里亞曰：子爵及吾母商酌。竟不
察吾願與否。則已制斷之矣。子爵尙言曰：此何敢者。夫人怒曰：西里亞汝奈何漫
不閱歷。至是當時吾之託諸亨利寶星。亦特權宜之計。今若兄病篤。則承祧者屬
汝之身。西里亞變色言曰：但憑母夫人令旨。無不承諾。夫人曰：此爲子職。應爾。吾

乃甚悔吾不自加訓迪。使爾忘其本來面目。余觀夫人所言。悉無人母之天性。一味冒利而言。似二十年之冤獄。均西里亞爲之。今日若圖洩忿於女者。子爵亦虞其決裂。乃在欲言不言之間。夫人復曰。司丹列悉已告汝。東宮且逝。汝旦晚登極矣。汝若登極。則若母沈寃。亦足起雪。爲爾我母子計。爾當顧全大局。西里亞顧余意。將問計。夫人曰。汝勿求計於寶星。寶星已知悔矣。爾所定之謀。可自今日斷絕。汝手上之戒指。果爲前此輕身許人者。趣投是物。子爵以目視余。爲意至得。然西里亞初不如夫人之言。顏貌之間。似甚果決。夫人曰。汝乃敢抗我乎。胡由不答。西里亞曰。母夫人言。吾已歷歷聞之。夫人問余曰。足下與戒指時。亦知此女之來處乎。余曰。昨日已語夫人。與戒指時。亡叔初未語我。夫人曰。後來知時。胡仍令其加諸指上。余曰。我亦曾語公夫人。已絮絮對西里亞言之。彼此非偶也。夫人曰。旣已知之。胡仍不令屏却此戒指。得毋辜先人之託。顧女曰。西里亞。汝仍戴此戒指。則廉恥都捐。趣還司丹列寶星。爲是。西里亞徐徐言曰。果寶星趣我。還是物者。我還。

之。否。則。女。子。守。貞。萬。無。二。夫。之。理。夫。人。曰。然。則。忤。逆。矣。我。有。命。令。汝。卽。趣。還。語。時。神。色。至。厲。余。曰。果。西。里。亞。願。留。是。物。我。意。已。決。不。令。還。夫。人。曰。然。則。司。丹。列。寶。星。同。謀。抗。我。矣。唯。我。既。來。則。身。爲。親。生。之。女。決。令。歸。朝。子。爵。曰。夫。人。容。吾。外。出。此。等。事。非。我。所。欲。觀。者。今。乃。方。知。司。丹。列。寶。星。之。用。意。語。後。作。醜。狀。鄙。余。余。幾。欲。直。批。其。頰。然。夫。人。曰。此。事。滋。有。關。於。爾。吾。必。得。當。以。告。試。觀。其。作。如。何。答。語。余。曰。夫。人。責。我。負。先。人。願。託。我。實。終。始。未。嘗。負。諾。當。日。之。求。婚。實。未。嘗。知。有。其。事。至。後。此。事。明。亦。屢。屢。向。西。里。亞。言。之。須。知。情。愛。之。事。出。之。本。心。胡。能。以。暴。富。暴。貴。遽。易。其。念。語。至。此。西。里。亞。視。余。似。深。以。爲。是。余。復。曰。吾。今。日。之。宗。旨。請。告。夫。人。果。以。我。之。故。妨。西。里。亞。後。來。天。祿。則。亦。願。奉。身。而。退。果。非。我。之。故。且。西。里。亞。亦。不。以。富。貴。易。念。則。此。戒。指。之。留。亦。何。傷。於。西。里。亞。夫。人。頓。足。曰。此。情。可。惡。此。罪。無。赦。汝。身。爲。西。里。亞。保。護。理。宜。改。過。以。就。人。今。爾。既。弗。欲。我。自。爲。之。西。里。亞。汝。前。與。我。同。出。西。里。亞。轉。逃。入。吾。身。稱。曰。母。夫。人。今。卽。抗。母。亦。屬。萬。死。無。辭。兒。身。許。嫁。司。丹。列。卽。得。五。十。

寶位亦不之易。且吾之愛司丹列已許之。以心。夫人曰。汝敢以此語對若母耶。西里亞正色曰。母命初不敢違。顧母以利言。不以愛言。直亂命耳。兒至死不敢聞命。吾初面吾母。以爲二十年骨肉。睽離剗心。掬示吾母。不料吾母乃以厲色見臨。但有罵詈。無復恩意。且欲割兒情愛。隨意擲之。與人。須知女子之視情。高逾於性命。矧乃富貴。今日決不能如母夫人之命。夫人曰。汝有是言。安名爲吾子。汝今非歸子爵不可。卽司丹列寶星亦當以爲可。西里亞曰。子爵何爲娶此不愛彼之人。卽僞言愛。吾決弗嫁。子爵怒不可遏。然尙足恭言曰。吾亦知爾萬難。唯此種婚姻關係滋大。卽使並無愛心。亦斷不能廢其大計。以私意害公道。夫人曰。西里亞。汝乃弗恤廉恥。汝敢抗我。在汝必無術。吾決以壓力制汝。令服汝計。決乎。西里亞執余手曰。司丹列。汝忍令吾行耶。夫人大怒曰。汝何尙敢濡滯於此。耶。西里亞不答。言曰。司丹列。汝命我者。我卽允汝。子爵曰。司丹列。寶星安敢與此事。余大怒曰。我固有言。夫人曰。汝何言。卽言亦勿聽。余曰。夫人果否。以西里亞嫁此人。夫人曰。

此何能答西里亞。汝行。余曰。今西里亞。決去。留於我。夫人曰。我決不汝聽。余曰。然則我決不聽夫人之言。亦不聽西里亞行。子爵曰。汝敢如是耶。余如不聞。卽抗言曰。西里亞不言行者。我即不聽行。西里亞曰。司丹列。我決不別嫁。余曰。夫人。我初無意抗夫人。唯子爵小人也。我已深知其惡。萬不忍以西里亞終身付之。僉壬夫。人曰。然則汝不以我爲孺子之母。不聽出矣。余曰。我今將告之大公。以我之事。及子爵謀篡之事。一語之子爵曰。汝敢如是者。可云妄謬。余曰。此責我任與爾。胡涉。夫人曰。西里亞。汝直無天理之人。今但誠告爾。究能從我否。西里亞曰。不能如母。夫人命更嫁。是人。夫人曰。子爵行也。吾終有術令汝知職分所在。語後忿然而出。西里亞慘然而笑曰。吾前此以爲百無所忌。今覺之矣。然吾之宗旨。雖海枯石爛。無改也。

第十二章

公夫人及子爵去後。西里亞奔至窗間。望此二去人。卽言曰。司丹列。吾母此行。不

審將以何術取我。余曰：我焉知者。然亦不能不備。女曰：汝得毋。又遣吾行。實則非善。吾喜自由。胡必苦苦以寶位相加。忽又言曰：吾母胡以尙遲甬道之中。未出戶也。語次。余卽推門而出。見司吉瓦子方與公夫人耳語。語聲極微。二人皆不見余。余復閉其扉。語西里亞曰：吾家有內應矣。此奴知爲公夫人。已同夫人密語。似非佳兆。女曰：均出矣。余亦就窗望見司吉瓦子引公夫人出門登車。女曰：司丹列。吾母遇我。乃無慈愛之容。深所不解。余亦知狀。但不爲激詞。以滋西里亞之怒。絕母子之恩。却極力爲之救解。言子爵在。不能爲密語也。女曰：爾勿愚我。母果親我。胡不遣却子爵。尙挽留之以梗吾事。果吾母者。必不類此。或子爵設計。僞以人爲吾母。狀用以弄我。滋可恨也。余曰：否。以司吉瓦子初不悅子爵。故却之。今見夫人與之款語。是曾識君夫人。故與決謀。吾今尙欲問司吉瓦子。乃掣鈴令人。司吉瓦子入。余曰：汝知出者之爲何人。吾問時。司吉瓦子赫然。久乃對曰：此卽公國之夫人。余曰：不誤歟。曰：決不之誤。余曰：爾適與夫人作何語。曰：夫人竟識奴子。知爲亨利。

寶星舊僕。奴子尙言當以他日上謁夫人。夫人已諾。余曰：汝尙有他語否？曰：無之。語時頗遲疑。余卽知其僞。先欲細詰其人。尋悟不當使此奴疑我。而先爲備。但漫應之曰：吾但問爾此人果爲公夫人與否？汝行矣。奴出。余卽語西里亞曰：此果爲公夫人矣。女曰：我仍弗信。果爲吾母。胡不露其天性？嗟夫！司丹列果今日。母有惠愛之心。吾甯不能爲母解憂者。顧若力閉其扉。拒我。我卽有丹枕。胡從上獻老母。且母亦未嘗爲弱女部署終身之事。但適己事而已。竟令我偶此宵人。則甯死。詎能從命。余曰：汝亦當曲諒老母。汝在外學問二十年。而老母二十年之光陰。盡在囹圄。沈寃莫愬。汝知之乎？今日之計。亦欲爾嗣位。母方有伸眉之日。狀雖酷烈。心則可以原諒。女怒曰：汝意得毋委吾身於虎狼之吻。吾甯二十年久。幽斷不事。此。狙酷小人。令我抑抑而死。吾二十年中。不審有母。乃夢魂。憐恍中。皆如見慈親。顏色不圖。今日相見。噫。句語遂立止。余曰：汝且少忍。母意仍可立迴。事或可圖耳。女曰：汝亦曲從吾母。亂命耶？語已。瞋目視余。余曰：西里亞。吾心所望。但望爾終身倖。

福汝得所我甘也。他事則不復敢斷第身事子爵則此生休矣。女曰汝能否爲我一決我自往謁公爵自陳耶。且汝能與我同行乎。余曰此策我乃未及得爾一言醒我矣。吾今日將往謁公使詢利伯消息如何。汝且及吾姑氏及妹爲侶。今司吉瓦子降敵。汝當處處留意。且外間又有徹巡之人。大事正未可料。女聞言知不更遷則大悅曰確耶。則又作雅謔語時而妹氏已入言曰爾二人悲喜乃無恆。此又何也。女曰茲事能否語之佛羅拉。余曰唯彼勿言者尙可語之。但姑母年高善忘決不宜語之。以此語後復忘將告人也。此時妹氏顧余二人笑曰汝且勿語。吾已悉之。汝二人能如此者吾心至甘。乃與西里亞親吻示愛。余曰非也。佛羅拉汝誤矣。唯此事西里亞自能告爾。汝二人出矣。二人出後余命車且命司吉瓦子入。吾意欲令此僕同至日耳曼使館。防公使有問。即以此奴爲證。但曰今日汝隨吾行。吾將有需於汝。既至使者方待客。余少須。公使始出。使者爲子爵柏司登見余至。有禮言曰鄙人事集足下所以見詔者幸作簡語。余曰吾語固簡唯事滋重大鄙。

人所言卽利伯公國立儲事。今日來問能否與大公通書。通書近越禮否。鄙人卽爲大公所倚之兵官大佐亨利米里迭司寶星之從子。余言後公使色動。卽曰此爲敝邑重要之事。公所聞者何事。余曰東宮病態如何。公使曰彌留矣。寡君已百無所望。余曰國公於嗣續事又如何。公使視余曰足下何由問此。余曰國公尙有弱息在不審國公視此弱息亦曾注意否。公使曰足下何由問此。余曰郡主適在吾家。吾力不勝任故意欲一詢。公使大駭曰在足下家耶。吾固知寡君有女。顧自少已逸舉。朝以爲物故矣。足下亦知郡主生時情狀耶。余不答。卽出季父所遺筆記等事上之公使。公使恐文牒多不能畢觀。則略視數行。卽曰重要無過此矣。請客少坐。吾畢觀之。乃埋頭於卷中。歷歷讀之。余見公使讀此卷。心略釋然。知公使聞此則西里亞一生安全必可立決。第患西里亞固得安全而此生已毀其婚約。公使歷披積牘。余幾不能待。公使讀已。歎曰惜足下不先數日以此付我。余曰季父見背。物始歸我。公使曰然。公使此時累摘其重要處書之。日記言曰牘書如是。

願能有見證之人否。余曰：先人有舊僕，身與其中，可以爲證。名曰司吉瓦子，已攜而至是間矣。公使曰：能否使之晤我。余曰：可。惟尙有要事關彼母子，尙宜爲告。公使曰：夫人如何。余曰：已在倫敦。今日母子已在寒舍晤面。因歷舉子爵圖謀事語。公使並言司吉瓦子實同謀之人。公使曰：此子爵可云狂謬矣。且足下亦知子爵爲何人者。余曰：子爵自言爲國公之穉弟，今欲圖娶西里亞，用爲僭竊之階。公使曰：足下已知之矣。此人志殊不小。第郡主曾否有人擁護。余曰：尙在吾家。吾自以力衛郡主。公使曰：此事滋險，幸留意。今日柏林中恆注意茲事。果鄙人賚此牘至柏林，則郡主後來卽爲國公之儲貳。余曰：國公之意又如何者。公使曰：公意以爲弱息已久，故至於果知其死與否，或僞置之。不論亦正難言。余曰：如公使言，果使郡主自行歸朝，爲計得否。公使曰：不可。此著與郡主殊無利。以公未嘗釋憾於夫人，老夫匪語不述。此事但如常法，君死有君而已，不能出之冒昧。余曰：鄙人往覲國公，亦不可歟。公曰：此尤不利國君，恨尊父甚。足下又爲亨利寶星從子，見之焉。

得利。但聞足下爲寶星從子。卽欲得之甘心。且此事尤宜祕。卽公本欲得女。一知郡主尙在足下家。因恨成仇。必屏棄其女。勿收。余曰。然則前途如漆矣。公使曰。尙有後圖。余曰。公夫人固已知之。且郡主卽見國公。亦斷不言不爲亡叔所恩育。此事又將如何。公使曰。郡主欲得復歸天家法。宜與老夫同居使館爲得。余曰。郡主乃不願歸朝。公使大駭曰。何也。則停睇不瞬。言曰。此中得毋有冒昧事。已與人有婚約。余曰。我不敢奉欺。公使當兩小無猜。吾未知爲郡主之淪於民間時。已與鄙人有婚姻之約。公使齧牙言曰。郡主之不願歸朝。良以此歟。余曰。其勢或然。公使曰。與郡主定婚。有人知之否。余曰。已經告之公夫人。公使曰。茲事足下欠商量矣。且子爵亦知之乎。余曰。今日公夫人已語子爵。公使以手自扶其額。久久無言。忽曰。我當亟見子爵。彼人若知足下來見老夫。則必別有所謀。未可測也。且足下見公夫人時。厥狀何若。余曰。始暴烈。吾以久困樊中。宜其有此。及遇其親女。初無恩意。計非心病。決不至此。公使曰。然公夫人腦筋亂矣。夫人在禁二十年。狂易已甚。

患作或至於殺人。正未可知。此語切勿他語爲得。彼兩次伏劍。皆爲人奪。有時患作人不及防。竟殺其侍婢。老夫之言此。正欲足下嚴備。勿罹其劍鋒之下。余曰。敬謝上帝。幸今日未授郡主於公夫人。公使曰。足下戒備亦未必久。自夫人逃越而出。國人四覓不得。非足下言。老夫亦不審其在倫敦。今既知之。老夫當立迎夫人歸之。敝邑果不之得。則足下當嚴備。夫人患作。正不易防。老夫既得夫人。卽當奉白尊父日記。能否少留數日。卽尊紀亦聽老夫少詢其狀。尤妙者。能將司吉瓦子付之老夫。則數日中消息或不之漏。語已按鈴。書記入。遂命傳喚司吉瓦子侍者入。言綱紀已逃不見。

第十三章

余聞司吉瓦子逃。知傳消息於公夫人矣。公使亦以爲然。余於是書子爵所居及包而根男爵夫人寓付之公使。公使迅催余歸。防人刼郡主而去。余臨行時。問公使曰。以先生意。大公能承西里亞爲嗣君否。公使曰。此難預決。惟當仔細。此事未

剖之前足下切勿遽行婚禮待敵邑不以爲可者恣足下行之未爲晚也余且行且思公使之言防余成婚後此事遂廢故有是囑然余今誠告諸讀吾書者吾意正爾思木已成舟他尙何有綜言之公夫人子爵及公使無不令余離異夫人欲陷彼弱息爲己雪冤之地子爵則用西里亞爲篡竊之階公使則願大公承爲己女勿致有爭立之禍之三人者非私心卽爲大局計無一爲女終身計者余初亦無敢以私害公願以西里亞如是人品乃無一人援手坐聽他人牽掣余亦胡必違西里亞之意苦苦繩以大義此心一發覺敦促西里亞歸朝之意盡歸湮沒不能更舍西里亞矣嗟夫羣小恣其詭謀吾決不拋情愛余旣見公使後覺凡人所儲意悉皆勢利均不爲公義而發遂立時變其初計旣至家則大異見司吉瓦子方坐伺余歸余見而大怒曰吾詔汝久待汝胡爲奔逸司吉瓦子曰奴子時有心病今日舊病復發故就醫家取藥得藥卽歸歸卽偃臥耳余曰汝以何時舍車何時甯家司吉瓦子如夙備其語卽曰吾自醫生家徐步而歸茲適至耳今尙病胃

幸主人寬假。縱我歸寢。余知爲讐言。言徐徐歸者。掩其告公夫人之迹耳。余仍不令其疑。卽曰。汝姑歸臥。愈卽告我。司吉瓦子謝余。僞斃扶病而去。余思此奴之胆絕巨。背主謀叛。乃敢公然而歸。今且縱之。及覓西里亞方與妹氏坐語。則歸精室。思婚禮可行與否。午餐旣罷。妹氏以目注我無言。余頗以爲怪。余退後。妹氏隨入。言曰。司丹列聽之。西里亞已告我以事。確乎。余曰。確爲郡主。妹氏曰。我非問此。但問爾曾否傷彼之心。曲徇羣小之言。此等均騫義之小人。何可聽者。余曰。汝斥彼小人。安知其中之事。妹若無聞。言曰。爾詎不知西里亞愛爾之誠。爾得毋令西里亞終天傷懷。擁此虛位。而不令嬌婉和順。爲爾令妻。似云西里亞之爲人。冒利而舍情愛耶。果阿兄不害西里亞。則當自正厥心。勿稍偏倚。西里亞之心。已疑阿兄心變。故冒責以大義。速其歸朝。余曰。佛羅拉勿任意語。西里亞決不疑我。妹曰。否。汝恆以女子爲愚。駭耶。吾聞爾言。怒甚。似此。毫無人心之公夫人。竟公然自尊。爲慈母。捧此如花似玉之女。奉之。擲豎小人。世有是母耶。阿兄不與之爭。轉助其虐。

西里亞將視爾爲何如人。余曰：吾何嘗助彼公夫人者。妹曰：彼不許爾論娶西里亞。汝卽首肯，不復抗抵，非助而何。兄殆以世間女子情愛，可由男子而操，則大誤矣。實告汝：西里亞傷心已極，其貌爲鎮定者，皆僞也。綜言之，傷西里亞之心，非其母尤非子爵汝也。余尙欲與辨，妹曰：阿兄勿言，卽不言，我亦審之。雖言足怒我，亦不汝校。今日西里亞舉所事，均以語我，我故識其傷心，因而告汝。今語已矣，亦不待爾責我。語已遂出，余目送妹出，乃愈促余成禮之期。計定知不如是者，不特失西里亞之身，並將失西里亞之愛。余甫決，似已露之顏色。餐時，妹時時目我，又似已覺。飯罷，遂趁姑母與西里亞出，已故淹留於後。迴首語余曰：兄尙怒我耶。以狀度之，似已釋憾於懷。余曰：佛羅拉，我安怒汝。妹不答，但視吾目，言曰：果今晚將與西里亞深談，我必以術請問老姑。聽爾二人聚首語後，不待余報言，與余親額而去。余是日不出，但坐而吸菸。籌畫至計，既而至退閒之室，見西里亞作歌。佛羅拉調琴，姑母弗在。余入而佛羅拉微笑，仍調琴不已。余坐而聽歌，歌已，佛羅拉下琴。

床之覆倚琴次微伸其纖腰言曰姑母安在我往尋之余知狀亦笑不言西里亞曰汝何笑爲余曰吾方笑佛羅拉罷琴迺思姑母也時西里亞方刺繡口中尙微謳聞言亦不舉首余側視之亦似微哂余知佛羅拉必示之微旨矣少須言曰佛羅拉告我汝乃有言見示得毋言使館事耶余曰然固至目耳曼使館中告公使以此事女曰爾亦語我句卽易以他稱曰公夫人事語之耶余曰匪事不言女曰公使何語能爲畫一策否余曰公使言將以書上國公述爾事令爲父子如初東宮仍可望也西里亞不屑聳肩笑曰司丹列寶位吾焉敢望富貴尤非所屑果至此者則傷心之事正不能借富貴以掩之也余曰汝意決棄富貴耶女曰所謂富貴者殆云子爵之夫人余曰此事殊不爾公使言必不令子爵有攀附之思女曰若云不令攀附則今日亦何嘗糾我汝之所言殆專指儲貳耳且汝又安知大公必欲得我爲副余曰此正不敢謬斷特公使語我事必可圖女曰旣當圖而後成何如不圖爲得且此時獨無一人能援我於網罟耶汝又曾否誠告公使我無歸

朝之想。余曰。我並已事亦盡言之矣。女曰。此言良是。公使又何言者。余曰。公使無他言。但責我不應以質言告公夫人。夫人既得此言。即可用爲柄。握用以掎汝。公使之意。以爲爾我私誓。特二人之私。可以食言而負諾。西里亞瞋目曰。汝意云何。亦食言而負諾否。余卽移榻近西里亞曰。西里亞我甚欲爲其所應爲。但不審誰得而誰失。正復未決。西里亞曰。我但有一事甚疑於懷。究我老母何罪而囚得母。句余曰。我乃弗省女。置其針線。言曰。恣言母隱吾母。得母狂易。余沈吟曰。似也。至我亦莫知。但以今日之狀論之。語尙清冷。又似非癩第處爾涼薄。果非癩者。或不至此。女曰。果狂易者。能否以藥已之。吾不恃藥而恃愛。可乎。須知生人窮閉二十年。卽爲強碩之人。亦是生癩。況吾母耶。余不欲西里亞論其母事。但嘿而弗答。顧女實戀母不已。尙言吾母能安居英倫中。此病或愈。余聞公使言。夫人曾殺侍婢。則立止曰。病不可藥也。女大驚曰。何至於此。風病曾否遺傳而來。果秉從母氣者。則淺淺者亦復可危。此時有侍婢入門。爲佛羅拉覓遺針。余不卽答。侍婢出。余言

曰。遺傳。爾可勿慮。夫人之病。正以非偶而感觸。風時年十八耳。矢志以後。卽以嗎啡自遣。旣飲嗎啡。神經遂耗。復經生產。癩乃大作。由此而觀。癩出失意而然。萬非遺傳而得。顧旣病。不加以囚拘。病尙可已。迨一下請室。則氣愈鬱。結癩乃愈深。女曰。吾兄有是病否。余曰。無之。但弱不勝衣。人亦蠢滯。行事亦蕩而失檢。少時常留宮中。唯五年前曾一至此。旣至。一無規檢。乃恣慾而侈。以羸憊之身。益以風月之事。病乃愈劇。木木然。幾無知覺。宮中秘之至嚴。不令外人知悉。風聲偶播。而謠詠四起。謂夫人癩而世子亦癩。此病遂似遺傳矣。女聞言。呻曰。是言殊可駭。但司丹列觀。我能癩否。且我生小離家。或有天幸也。究竟尋常百姓之家。轉不類王宮。朱邸。句語未竟。卽止。而治針滯。余曰。汝不以歸朝爲樂耶。西里亞不答。余曰。汝旣不歸朝。吾將何術。足以遂汝之意。女曰。吾亦知爾大難。但茲事責終在爾。吾意則但有一着。余曰。何也。女曰。卽歸國。亦不歸東宮。但爲吾母侍疾之人足矣。果母氏必望我登極。則我意或不能隨母而趨。至於嫁彼子爵。則尤無其事。與其嫁子爵。何

如嫁奴厮。余曰：此無足慮。公使之意，必力闢子爵，不聽逞其狂謀。女曰：我尤不欲使館中人強與吾事，但願安居於閭閻中，遂我初意。彼搢紳中之擾擾，又何與我者？惟我蓄此意，汝乃大難人，方以爲此意實。汝授我司丹列，我固爲汝怏怏也。語已強笑不已。余曰：汝乃太倔強，不聽保護者之言。女曰：此夙性然也。余曰：適所言殊苦我，然尙有一計，苟決然行之，汝可不倔強。女曰：何事？問時，二頰盡赭。余知女悉余意矣。余曰：見公使時，心緒竟爲所覺。我問公使以公朝能否以西里亞爲儲貳。公使曰：難言。忽改口曰：事體未決之前，萬勿爲草率之舉。動女低首視地，曰：何爲草率？舉動。余曰：卽我日夜所盼禱者。微語曰：西里亞汝度此事能猝行與否？女聳然曰：吾線焚矣。汝爲解之，或斷之。因伸其手，戒指赫然照余眼。余執其手理其線，訖復言曰：適所言事能促行否？西里亞曰：汝戲言也。我何不允之？有余曰：非戲。蓋實言之耳。女仍低首曰：果爲誠語，則身受保護，何爲倔強語？後去其針線，以首枕余肩。

第十四章

余二人既定議。然咸存戒心。且戒心亦各有不同。西里亞蓋謂此事屬於純正。然尚爲余憂。其見仇於公國。余則謂身爲此事。則毀西里亞一生之尊貴。竄取爲一身之安樂。似此事爲余速之而成。苟女心頓悟。亦正足生其疚恨。尤患國夫人恨女。專擅不承其婚約。且加以陷害。間一日女問余曰。司丹列。吾二人行此。彼輩究有何術。足以縛我。余曰。爲一人計。則我爲英國之人。想日耳曼封建之公國。或不與吾事。我不自憂。轉爲汝憂之。女曰。我何懼之。有以理卜之。諒可無事。唯至克魯登。司達者。或不免。然爾我安至是鄉。卽汝爲薩克司利伯之人。然以德女嫁英人。又何名爲罪。卽公國中不言堵我。然我居英倫。何害。今思但有此法。或免羣小生心。於是吾二人撇去殷憂。笑樂如恆。女曰。司丹列。我尙欲已吾老母之病。尤不能以母意已母病。當出之以已意。余曰。爾勿過信。汝一嫁。母子恩絕。何由而已。其病女曰。嘗試之。吾輩密月而後歸。歸卽延吾母至家。余曰。常法以經月爲度。我輩則

當淹久。俟公國事定始歸。汝云吾計如何者。女曰。可惟我意終欲就母。然余意患夫人殺人。則漫應之曰。容更圖之。此均後來之事。部署非難。惟事有宜預籌備。正自今日。然成禮。尙有足議。則女年未屆其一也。次則身爲西里亞保護之身。今忽以保護求婚於受保者。慎矣。惟此二事。縱多閼隔。而尙有故例足援。其尤難者。議定而事難猝成。時旣遷延。轉授人以中傷之罅。幸公使出與其事。子爵遂亦伏匿。不敢逞志。而余尤患公使有間言。於是力圖成禮。計一成禮。卽度密月。百凡儀節。概從省約。且秘密無倫。惟消息已漏。公夫人已知。人固不來。每日咸有書責備。余不報。禮期在下禮拜一。茲已禮拜五。相距僅有數日。至禮拜六日。公夫人忽至。大闕於余家。余終靳西里亞不見。夫人縱爲恫喝之言。旣乃忿忿行。以書予公使。告之以婚期。且言不信者。當往問司丹列。於是公使自來。爲禮甚恭。卽以匿名之書示余。曰。書固匿名。然當問君誠否。余曰。匿名之書。吾初不問。公使曰。老夫亦何嘗聽。然足下或無其事。足下須知此種婚姻。萬國均不謂可。卽冒行之。亦終無效。余

曰。茲事不願瀆聞。誠告先生。我倘欲娶是人。則效與不效。亦非所計。公使曰。足下爲聰明人。當知此段因緣。何利於足下。且萬不可行。余曰。鄙人殊不解此。公使曰。足下來見老夫時。謂果知爲郡主者。必無其事。亦足下自言歟。余覺詞窮。卽曰。語固出之鄙人。然公使亦言郡主能否爲大公所承諾爲己女。尙在未必。而夫人則必令嫁子爵。後來不免爭立而肇禍。則西里亞轉成爲股上之物。一無人權矣。公使曰。然則足下決娶郡主矣。余不置可否。但言西里亞固有自主之權。公使以齒齧唇言曰。此事滋重要也。卽曰。能否容老人一面郡主。余曰。可卽入引西里亞道。公使意請其嚴備。方余同西里亞入時。公使爲禮甚恭。似示意令余出。余曰。先生欲請問可也。先生與郡主辨論可也。若出之以威嚇。則鄙人將至而爲輔語已出。余蓋知西里亞決不爲公使所屈。爲時可一句鐘。二人語始已。余人時視公使之容。知一無所濟也。公使曰。郡主言一如足下言。老夫摸索不可得。常斯眞足下陶冶而成者。惟足下未嘗拒我無是言。則可用此爲據。余無言。點首。公使曰。足下之

爲是舉。初未嘗卽前後思之。頗近鹵莽。不特開罪於薩克司。亦且開罪於柏林政府。余曰。我英人也。公使曰。足下不得女家。父母承諾於婚姻之律。亦未合。余曰。公使言德俗也。非英俗。公使曰。老夫爲德。國外交官。卽公國之代表。將與貴政府爭。其是非。余曰。聽公使此。公使固有之權。我何敢干。公使見余抗岸。卽曰。爾我朋友之交。不敢不以正告。此事若成人已兩無所利。余曰。先生厚意。篆之中心。惟我未嘗決言何事。但一己有權。可以勿白之外人耳。公使曰。無論如何。但緩一禮拜。老夫以牒歸國。詢其進止。再覆足下如何。余曰。我果欲娶西里亞者。何由緩此。一禮拜須先生干預其事。公使揚其兩手曰。然則足下痲發矣。余起鞠躬送客。公使曰。尙有一言。老夫已偵取得大公立儲之意旨。今但得公夫人及子爵所居地足矣。余曰。公夫人及子爵屏居何地。尙可伺閒而得。他事則決不承。公使尙僞致其珍重而別。公使出。余視西里亞大有怏怏之色。言曰。公使適言吾年未及。且恣其恫喝之詞。實則公使果能問我否。余曰。不敢云不能。但吾志已決。卽欲問我亦屬大。

難。即。公。使。制。我。以。政。府。之。命。我。必。同。赴。米。洲。任。彼。追。過。大。西。洋。則。我。夫。婦。于。飛。久。矣。女。曰。我。觀。公。使。今。日。之。言。似。有。智。計。不。宜。不。備。余。曰。後。日。禮。成。矣。智。計。何。爲。者。是。日。樂。甚。迨。晚。歸。寢。余。密。語。曰。西。里。亞。爲。時。僅。一。日。耳。女。色。頰。而。去。余。歸。宿。亦。自。慶。僅。有。一。日。之。隔。睡。時。尙。思。其。樂。方。余。沈。酣。之。時。實。不。省。此。時。之。舉。動。一。待。遲。明。聞。叩。扉。之。聲。起。視。則。妹。氏。失。色。立。余。門。外。曰。西。里。亞。已。失。屋。中。徧。覓。不。得。其。人。余。駭。曰。響。言。也。妹。氏。曰。汝。試。觀。之。余。匆。匆。而。出。至。西。里。亞。房。中。妹。氏。曰。吾。今。晨。呼。之。榻。空。無。人。四。呼。不。可。得。被。冷。如。是。似。久。無。人。宿。此。且。錦。衾。不。整。似。有。爭。格。之。象。余。無。言。顏。色。慘。白。乃。同。吾。妹。出。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林 琴 南 先 生 譯

(神 怪 小 說)

鬼 山 狼 俠 傳

洋裝 二册

定價 一元

是書敘斐洲蘇嚕霸王查革殘暴殺人至數十萬雖己子必盡殺之後生一子曰洛巴革其臣摩波救出之爲養己子及長爲王於斧頭族殘暴更過其父其間夾敘神巫屠殺人民慘狀妖狐奇鬼變幻迷離更有蓮花娘一節情事尤奇

(冒 險 小 說)

斐 洲 烟 水 愁 城 錄

洋裝 二册

定價 八角

此與鬼山狼俠傳似聯不聯處處以洛巴革爲線索言其伴數白人探險斐洲穿火山穴而出得白種人國國有二女王因爭壻一客卿乃肇兵禍取徑獨新構局尤幻

(神 怪 小 說)

埃 及 金 塔 剖 尸 記

洋裝 三册

定價 一元

吾國人於小說界含三大性質一英雄一兒女一鬼神是書兼擅其勝殆合水滸紅樓西遊爲一手而言外微情尤令人撫然於種族之盛至文筆之優美曲緻婉轉動人則又不待言矣

(國 民 小 說)

撒 克 遜 劫 後 英 雄 略

洋裝 二册

定價 一元

此書敘英國撒克遜種人亡國之餘美人情懷武士精神咸勃勃有生氣其中老英雄恪守祖國伏臘小英雄力爭本種權利卒能驅去臘門豆種人再立英京慷慨悲歌讀之令人氣壯文亦細針密縷繪影繪聲真奇觀也